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

第九十六之八

0163689

h031



163689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九十六

夏四月辛卯朔傳旨兵曹釋王寺我 太祖所創今堂燔瓦改蓋之時

適予幸近境其以安邊淮陽等官廩米豆八十石賜之○傳旨義禁府

大護軍朴薑前副正李順老司謂李夏等監督伊川溫井行宮不用心

營造以致柱工墜土墜落幾至傷人其推鞠以啓○壬辰咸吉道都節

制使李世衡馳啓存留吾都里十五餘名將欲逃去形迹已著召左叅

贊皇甫仁禮曹判書金宗瑞都承旨趙瑞康右承旨趙克寬等議之皇

甫仁等啓曰國家於野人去留其待之也過於綢繆故野人頗懷疑貳

亦不安心土著臣等謂古昔帝王之於夷狄未嘗不拳拳也然來則撫

之去則不追今此野人既定此移之計則豈可以兵威息信止之哉任

其去留爲便 上可其議仍傳旨李世衡曰今者所啓欲逃吾都里處

置之策一依前月內傳施行麼伊豆則誘留住吾都里等率逃其情可

憎然招還爲難且反有後日之弊莫如佯若不知童吾沙哈童因豆權

赤阿何多等移來會寧近地安心耕牧其情可賞連給種糧以慰其心

童亡乃伊時可則亦依前降內傳勿令追還○皇甫仁金宗瑞啓曰今

溫井大山交峙巨川奔流如有雨霖水災可畏不宜大駕以往之處也

臣等每恨其初來相地之人曾不以路險聞之於上而爲此行也古語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比則指允人而言也况大駕豈可以居危險之處乎 上謂承政院曰今大臣之言是也十三日回駕何如都承旨趙瑞康等啓沐浴後調理未久大駕不宜速還 上曰然則十六日爲可○癸巳 上謂承政院曰予初已知此地路險而來然經過所見唯玉洞峴及足巖以北之路危險矣及至于比則人民飢困甚不安心昨定以十六日回駕然予更思大臣之言心竊自料必有他弊故托言以促予行耳欲於十三日回駕爾等與醫皆曰沐浴後當久留調理十六日猶爲速也今姑從爾等之言大臣雖言之爾等何不商量啓達以動予念乎趙瑞康啓皇甫仁等初不議諸臣等而啓故未得止之○掌令李思哲正言李徽啓今特賜釋王寺僧米豆八十石以資燔瓦之費臣等竊念前年咸吉江原等道皆有水災此二邑爲甚歲且凶歉安邊則本道築城軍人仰給公廩其所儲米豆尤不可妄費也臣等謂釋王寺燔瓦彼遊手之徒猶可自辦何必冗費國庫之儲若曰八十石至微也雖費何害則允事積小成大勿以爲小而遽費於無用之地請追還成命上曰爾等之言是矣然此寺乃我 太祖所創大刹也而予適幸于

近境故賜之以助其費耳汝等之言雖是然國君既已賜之矣豈可輕以還取乎思哲曰二邑俱有水災安邊米豆皆自江原道漕運而來以備軍需不宜用之於他處臣等竊謂鹽利出於海而無窮且爲咸吉道所產如不得已賜之以鹽而還收米豆則庶乎軍需不至於耗費矣再三固請不允○乙未咸吉道都節制使李世衡馳啓留住吾都里李所古等數人近日逃去或自來或李貴也招安乃來召皇甫仁金宗瑞趙瑞康議之遂傳旨本道都節制使曰李貴也招安之功可賞其給木祿四匹且給還來入口糧優加存恤○讓寧大君女永川郡主卒賜賻米豆四十石紙百卷○上以讓寧大君女死輟肉膳皇甫仁金宗瑞與諸承旨啓曰沐浴後不宜素膳請進肉膳 上不允仁等請至再三乃許之○丙申京畿水原人黃勿金獻白雉 上謂承政院曰近年此物比比有之實非瑞也其勿賀且毋令禮曹知之○己亥右議政申槩因沐浴在平山温井使其子自衡問安○留都群臣遣吏曹判書崔府賚酒果來問安○庚子扈從臣僚詣行宮行訖日賀禮議政府六曹使舍人金文起禮曹佐郎朴積善進賀箋仍獻鞍馬表裏京畿觀察使尹炯黃海道觀察使權克和咸吉道觀察使韓確江原道觀察使趙遂良等皆來

賀遂良亦進馬及表裏○進賀使押馬官金何賚勅書來自京師王
世子迎于五里其勅曰得奏言允察李滿住屢結黨類肆爲侵掠構禍
未已朕已遣勅戒飭仍令李滿住挨究前虞芮口擄去婦女如其見在
即令遣還此輩本無恒性玉惟飭兵以備之推誠以待之蓋天道福善
禍淫必不爽也金何又騰寫論滿住之勅以來其勅曰今得朝鮮國王
奏正統五年以來屢被忽刺溫等處野人侵軼邊境殺擄人畜且云皆
出爾與允察等所爲又云爾等邀結同類欲謀侵擾之意去年八月虞
芮口子虜去婦女一人見在爾部下貴俺波老家奏請朝廷追還之往
者爾與朝鮮爭境不和朕慮二家結釁日深勢必彼此皆傷欲保全爾
等已屢遣勅戒諭令各安分守法共圖長遠近爾與允察親來朝貢自
陳敬遵朝命不敢侵擾朝鮮朕心嘉之今虜去婦女亦是在前之事爾
或不知必是以下小人所爲此一婦人雖不足爲重輕其離隔人之親
戚骨肉違天背理孤負朝廷恩命其過匪輕勅至即從實挨究所虜婦
女差人送至遼東搃兵鎮守官處令發與朝鮮使臣領回庶見恭敬朝
廷之意自今以後尤須以睦鄰保境爲務戒勅部屬謹守法度毋輒爲
非庶幾永享太平之福○議政府據兵曹呈啓謹按高麗史馱鷹中訃

明有前規逮及我朝宣德年間屢獻松骨本國得捕松骨朝廷所知又於年前松骨進獻已有宣諭 聖旨今若不獻或連數不多則非唯有乖事大之誠或有意外之弊且進獻之數今雖不多後必倍加當為常貢其捕捉賞罰之典經久可行之法不可不立合行事件參考前定格例條列于後一採捕軍原戶咸吉道四百戶平安道二百戶江原黃海道各五十戶定為恒數每一戶設器械十二所其所耕田稅外諸雜役及築城等役悉皆蠲免一編戶或并三四戶或并五六戶為一所各以傍近從宜設器械其或欲要受賞自設器械者亦聽一監考各以傍近住居幹事有能人量宜差定使巡視各戶勤慢一觀察使都節制使嚴加考察如有不用心守令依律論罪再犯除收贖決杖一原戶褒賞玉松骨則勿論大小賞繇布二十四匹自願受職者自身則土官正八品正從九品則從七品八品以上則加三資一年內捕二連以上者依此例京職除授雜松骨則賞繇布一十匹體大特異者加五匹自願受職者自身則土官從八品正從九品則正八品八品以上加二資一年內捕二連以上者依此例京職除授一編戶褒賞玉松骨則勿論大小賞綿布三十匹自願受職者自身則土官從七品正從九品則正七品八品以

上則加四資一年內捕二連以上者依此例京職除授雜松骨則賞
縣布十五匹其中體大特異者加五匹自願受職者白身則土官正八
品正從九品則從七品八品以上加三資一年內捕二連以上者依此
例京職除授一監考褒賞各其掌內捕捉者每一連賞絲布二匹自
願受職者每三連加資守令則二連以上賜衣一襲一已上各條加資
並限五品無土官各道捕一連者依他例賞綿布捕二連以上自願受
職者亦依他例京職除授一原戶則田租外戶內雜役一皆蠲免若終
年不捕一連則每一戶徵布五匹從之○辛丑賜江原道觀察使趙
遂良鞍馬及衣一領經歷李蓄衣一襲伊川縣監洪寶都差使貞原州
牧便成扱衣各一領監考等或賜爵或賜物有差又教近邑倉庫賜伊川
所居八十歲以上老人十四人各米豆三石七十歲以上五人及貧乏三
十九人各米豆二石又伊川境內居民二百三十九戶每戶各賜米豆
二石及酒肉○丙午上與中宮設溫井次大賢平○丁未溫井監考
尹春來啓昨日失火延燒溫井浴室唯東宮浴室不燒上命兵曹佐
郎朴元亨江原道經歷李蓄及宦者嚴自治往問失火根由仍教承政
院姑停還宮後設宴蓋因失火而戒懼也○次于龜平安峽人前監正

蔡湖前司直嚴光招拜于道旁年皆八十各賜木絲衣一領○議政府
據兵曹呈啓咸吉道都節制使行營距五鎮不甚隔遠如有緩急則一
日之內可能及期救援且北青以北各官正軍及道內番上甲士等都
節制使常時率領防禦軍士不爲不足請自今洪原以南各官正軍毋
令一時徵聚分番防戍每一番不過三百人有賊變則量其聲息緩急
或一番或二番抄入分戍各鎮 從之○戊申次裁松院本宮婢內隱
伊拜于道旁年九十賜木絲二匹○佐郎朴元亨來自溫井啓失火者
乃百姓崔得霖等四人已繫伊川縣獄傳旨義禁府崔得霖等捕來行
在所又逮捕原州牧使成叔狼川縣監崔孟基于京以其不能救火也
○是夜大雨召都承旨趙瑞康左承旨李承孫右承旨趙克寬謂曰今
住大川間若水漲川溢則侍衛軍士乏糧可畏迨水未漲過大川何如
瑞康等對曰如此大雨不宜動駕雖水漲可從山路而行且伊川縣倉
有米豆何憂乏糧待黎明動駕爲便 從之○己酉上親獵于愁伊訥
峴次于回巖前驛丞裴瑞鳳進蔬菜年八十二賜木絲衣一領又八十
歲老嫗謁于道左賜木絲一匹○朔寧人安敏進銀盞一事銀盃一事
環刀一鏡一曰臣父於至正癸卯入元元帝竒臣父鬚髯特賜環刀與

鏡臣蔽之矣。幸今大駕巡至近境，故來獻耳。上謂承政院曰：還都量價給之。○京畿陽智縣兩雹。○庚戌次松折院鐵原人安得命拜于道左，年八十，賜木絲衣一領。○捕雀得霖等詣行在，命承政院詰問失火根由，遂囚于義禁府。○辛亥上觀獵于加思平次楓川。○壬子車駕至大也院，晝停賜京畿觀察使尹炯經歷趙孜衣各一領。左贊成河演禮曹參判奎宣兵曹參判辛引孫及留都承旨等來謁，車駕還京。御于錦城大君第，以闕內有疾病人故也。○癸丑義禁府啓朴薑李順老李夏等罪當杖八十，上以薑功臣之後，只罷其職。順老夏前以罪贖杖九十，只奪告身。○甲寅司憲持平白效參啓朴薑監督溫井浴室全不用心，其罪至重，而只罷其職，臣等以謂太輕。上曰：薑於他人已造之後，監督而已，其罪異於順老等。今罷其職，罪亦重矣。效參更啓曰：薑雖監督已成之後，如其用心詳察，則必無如此之事。罪當從重。上曰：薑之罪異於順老等，且是公錯也。今已罷職，何輕之有。○僧一雲辭命賜駟騎，遣還初一雲在慶尚道，以興天慶讚法主承召而來，今乃還山，故有是命。○江原道原州京畿驛興府兩雹。○乙卯司憲府上疏曰：人臣之罪莫大於不敬，事涉不敬則雖小無赦，况其大者乎。朴薑李順老李夏等

相繼承命監造伊川行宮而蓋覆粒構多不堅緻破碎屋瓦不即撤改
因而下釘折毀長牙用泥附接至使殿內鞍工簷瓦墜在不意是幸而
無事耳若或近觸寶座則董等一身萬死奚償哉此大小臣僚所以固
不寒心者也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千乘之主乎不可以幸而無事
而特從未減也事關不敬則常赦所不原其御幸舟舩誤不堅固猶繫
於大不敬之條董等不盡心思耳目之力以至於此豈可以勲闕之裔
及並計前罪而不正其罪乎李順老李夏但收職牒朴董只解其職罪
大罰輕未厭人心伏望 殿下俯從與情將董追奪告身並順老李夏
竄逐遐方以懲不恪 上曰予將更思之仍謂承政院曰憲府之疏待
畢効蔣英實更議處之○丙辰以李澄玉爲中樞院使兼平安道都節
制使洪約知中樞院事金孝誠崔淑孫並中樞院副使李思哲司憲執
義李謙之司憲掌令丁良慶尙左道處置使○禮曹據咸吉道都節制
使報啓吾郎哈千戶波難授司直姪童之授副司正並賜衣服笠靴以
送波難子東時授副司正賜帽帶衣服笠靴家舍資財鞍馬奴婢使娶
妻居京侍衛從之○丁巳吏曹據咸吉道觀察使關啓穩城府防禦最
緊例當稱鎮慶源府亦不稱鎮瞻視不嚴請皆稱鎮從之○義禁府啓

大護軍蔣英實監造安輿不謹慎牢固以至折毀律當杖一百繕工直
長任孝敦錄事崔孝男監造安輿粧鐵亦不堅緻大護軍趙順生見安
輿不堅牢處謂英實曰必不折毀皆律當杖八十 上命減英實二等
減孝敦孝男一等順生不之罪○京畿加平縣雨雹○戊午金方貴還
自咸吉道啓所謂新地人家乃熙川東村記籍之民而非新地漏戶也
遂罷方貴職方貴本無知孟浪故不之罪○議政府啓今春江原道人
民流移者頗多其存留者守令亦不給穀種以致田野陳荒請令觀察
使嚴加考察從之○吏曹據平安道觀察使關啓平壤府土官東西班
各品例以子午卯酉年除授其間雖有不勝其任者亦不改差且無廢
貶之法故懶慢者或有之請自今依京中褒貶例施行且本府譯學醫
律學生徒以差年久近呈都目去官故不用心習業終無成效請於每
歲終試才置簿當都目去官時差年取才畫數憑考叙用從之○己未宗
簿寺啓請自今宗親若有違令事依司憲府例發遣本寺令史自糾糾
察不允○議政府據入居人物推刷敬差官啓本啓召募云者許從自
願其應募者亦以自願固非各官所定之數也今以應募入居而在逃
者終未現推則又以本官他人充定非初召募之意且本以私賤應募

入居而在逃者充定尤難但多方窮推本人及容隱之人並令入居如有族親及他人代募者則褒獎入送如其無有則毋令充定其守令不用心推考者亦抵罪 從之○五月庚申朔 兩殿還御景福宮○江

原道觀察使進鹿脯命付司宰監仍令戶曹蠲減本道失農各官常貢脯○宗貞盛所遣延由等二十八人吾都里沮里等九人忽剌温指揮僉事格曾可等十四人來獻土物賜野人衣服笠靴絲布○禮曹復書對馬州太守宗貞盛曰貴島與諸處使送船與利船若於一處稠疊到泊則一官獨受其弊誠爲可慮故輪次均分到泊之意累曾通書定約貴島亦累曾依約回報今貴島使送人源祐及宗熊二郎瓦使人彥三郎等並於鹽浦到泊又宗彥七使送人次郎左衛門乃而浦來到貴島使送人七郎左衛門當送富山浦乃送乃而浦有違定約深爲未便足下詳察前約所送船隻一次乃而浦二次富山浦三次鹽浦輪次均分到泊爲幸○壬戌召領議政黃喜右議政申槩左贊成河演左叅贊皇甫仁禮曹判書金宗瑞都承旨趙瑞康謂曰予之眼疾日深未得親斷機茂欲令世子處決庶務喜等啓曰 上雖患眼疾春秋鼎盛遽以世子代決庶務非唯一國臣民缺望其於後世取法何如且朝廷與南北隣

境聞之又何如臣等以爲不可 上曰卿等之言如是予不復言遂引
見瑞康曰古云文王以憂勤損壽三年然豈有憂勤損壽之理乎後之
阿諛者藉此告於君曰毋過於憂勤以損天年此非可法之言也况人主
怠於政事必有不能保終 天年之患矣予患眼疾今已十年而近來五
年尤甚當其初患之時不知至於此極不善休養予今悔之年前溫陽
沐浴後證候稍愈意謂從此痊愈矣自十月以後亦復如前雖欲親祭
宗廟已絕望矣 文昭殿則予踐履已熟升降雖難或有親祭之時
自今以後 宗廟之祭講武之事固難親行大臣豈知予病至於此極
耶減其視事休養目力延二三年不猶愈乎 太宗欲行 宗廟祭適
雨雪使世子代行已有舊例且一家之中家長有故則以長子代行况
世子國儲君副 宗廟之祭講武之事使世子代行固無妨矣又接士
大夫習知治體亦何害哉爾將此意詳告大臣使之知悉○上以朴董
李順老李夏蔣英實任孝敦崔孝男之罪議于黃喜僉曰此人等罪關
不敬當收職牒決杖以懲其餘 從之○傳旨京畿觀察使今聞卿承司
憲府之牒發遣差使負圍檜巖寺四門搜檢寺僧之無度牒無錄籍
者寺僧驚惑逃匿山谷其差使負違法搜檢事由及司憲府移文辭緣

備細啓聞○癸亥咸吉道都節制使李世衡馳啓達達篤吐兀王等十
六人賚蒙古皇帝勅書於四月十六日到阿赤郎耳地面臣以義拒不
納召黃喜申槩河演皇甫仁承文院提調權躉金宗瑞鄭麟趾柳季聞
安止等議奏聞便否僉曰此是大事理宜奏聞即以僉知中樞院事李
邊爲奏聞使○命判軍器監事李思任徃審開城府影殿傾危隘處
將以改構也○乙丑御勤政門受朝○司憲持平許斯文啓趙順生與
朴薑同罪而順生獨免實爲不可 上曰順生之事固異朴薑爾等不
知爾○兵曹據平安道都節制使報啓請於閭延府小虞芮慈城郡泰
日等處設木柵置萬戶以南道各官軍籍不付人四千七百六十四人
充定從之○禮曹致書對馬州宗彥七曰大抵圖書各刻其名以爲符
信雖父子不可借用今賢嗣借著足下列名圖書求索銅鑼理難從請
然以足下交好之意姑將一部并付自今慎勿傳借○丙寅司憲府啓
僧義惠無度牒本府決罪驛送本貫安東府行至草站殺押送驛吏而
逃請廣行知會使之見告若官吏不用心搜捕者依律科罪其能捕獲者
賞綿布五十匹其容隱者平安咸吉道全家入居寺社僧人則兩道邊
鎮充軍破其寺社以戒其後從之○丁卯戶曹啓測雨事件曾已受教

然有未盡處更具條列一京中則鑄鐵爲器名曰測雨器長一尺五寸
經七寸用周尺作臺於書雲觀置器於臺上每當雨水後本觀官負親
視下雨之狀以周尺量水深淺具書下雨及雨晴日時水深寸分數隨
即啓聞置簿一外方則以鑄鐵測雨器及周尺每一件送于各道令各
官一依上項測雨器體制或磁器或瓦器隨宜鑄造作臺於客舍庭中置
器臺上周尺亦依上項體制或竹或木預先造作每當雨後守令親審
下雨之狀以周尺量水深淺具書下雨及雨晴日時水深尺寸分數隨
即啓聞置簿以憑後考從之○戊辰奏聞使僉知中樞院事李邊如京
師其奏本曰議政府狀啓據咸吉道都節制使李世衡備本道會寧鎮
節制使洪師錫呈該正統七年四月十八日木里安住人吾良哈所衆
哥告稱達達篤吐兀王等四名及忽刺温波伊叱間等十二名於本月
十六日前來阿赤郎耳地面說道蒙古皇帝即位今已累年俺每賫勅
委來報知高麗即日野人等軍馬聚會迎接後使我來告本意聽此隨
差高嶺把截權管裴崇禮吾都里馬古因八等前去本人等下處取問
根脚假如所衆哥所告是實爾每對本人等說道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如今大明皇帝統一天下汝何發如此不道之言乎必無待汝之理古

因八等聽此與本人等盤問來歷篤吐兀王言我是海西西北朵顏衛
達達人波伊叱閒伐於節等言俺每俱係忽刺溫人仍言我蒙古皇帝
見住照兀足所地面前年時分皇帝拈諭忽刺溫頭目六人等勅書及
諭高麗勅書授高吐照王出送忽刺溫地面緣未知高麗道路回還俺
每隨同本人去年十二月內進見皇帝於帳幕裏設宴賜馬至今年二
月初五日封篤吐兀爲王授波伊叱閒豆麻豆授伐於節達魯花赤仍
令賚勅不分星夜出送來了古因八等依卑職上項指示詞因舉義開
說本人等答曰古因八亦是胡種如此幾見於理未便後日授汝蒙古職
事宣命賚來則汝擅自不受歟古因八答說我受朝廷指揮職事帶金
已足本人等聽此開示蒙古字勅書古因八略記回說太祖成吉思皇
帝統馭八方祖薛禪皇帝即位時分天下莫不順命內中高麗國交
好倍於他國親若兄弟世衰遭亂棄城依比已累年矣今我承祖宗之
運即位令已十年若不使人交通是忘祖宗之信意也今後若送海青
及賀表則朕厚賞厚待季後年號則未得理會年月日則十年二月初
五日紙則黃色薄紙印信則不是大印其方周尺五分許我默識陽言
俺本不識蒙古字樣本人等答言將俺每不許入境大不可也用人力

築城即位 大明皇帝則歸順天賜王印蒙古皇帝則蔑見如後日王
印勅書一送大都一送高麗萬數成群出來時汝亦阻當乎雖大雪如
山大風拔樹彌邊將毋勅待候又我皇帝於忽刺温地面出來建都
一定儻若出來道路尤為不遠俺每今賚蒙古皇帝勅書出來既不使親
詣王國又不受邊將明文回去誠恐譴責舍淚回還去了得此具啓臣
據 此衆詳上項不道之言雖不足信干係非輕臣心驚駭備開奏達○
已已傳旨禮曹曰自釋氏入中國以來四民之外遊手坐食者日衆
歷代帝王皆立度僧之法以抑其弊逮至我朝 祖宗垂憲度僧之法
著在令甲有司視為文具不能奉行故謀避身役者任意剃髮軍額日
減其弊莫甚頃因政府獻議有役人民外良家子弟自願為僧者出家
之法與私自剃髮者無度牒僧徒考察條章申明舊典增立未盡條件
曉諭中外但宣德十年九月禮曹受教京外各寺依止僧人錄名置籍
如有因父母師僧之故移徙他處告所在官具其緣曰移文所往處
官司依止寺注名于籍大抵法令必須便易於民可以長久遵行今使
無生業隨門乞糴僧拘於一處不得他適則資生無路非徒乖於為政
大體抑散住山谷者一一舉檢為難此法似難遵行徒為文具自今僧人

錄籍毋得糾察○傳旨京畿觀察使撫安君妻王氏訴云通律縣在齋
庵於丙辰年重創今督令破毀予惟重創寺社撤毀之法立於今年二
月而法前所創齋庵破毀之意及其他破毀寺社具錄以啓○庚午御
勤政門受朝宗貞盛所遣時知羅沙也文等二人及阿木河都萬戶僉
知中樞院事童所老加茂等五人隨班獻土物○視事○刑曹啓承文院
副校理郭珣逼本院婢致死畏罪在逃請令中外搜捕其容匿者依律
論罪從之○刑曹啓慶尚道仁同縣囚良女京德謀殺本夫請依律處
斬從之○義禁府鞫崔得霖等罪按律以啓命得霖杖九十徒二年半
配安峽官庭爐干其餘抵罪有差成板崔孟基特赦不罪○辛未以崔
閔德領中樞院事童所老加茂加嘉善大夫○吏曹參議鄭宗誠上言
臣稟性頑愚本乏材用恭惟盛朝追獎先臣延及孱劣猥列班行位至
三品顛蒙之質寵榮踰分况臣本職掌重銓衡如臣庸品實非所宜強
顏尸素屢更歲月臣年今已六十有九衰邁日甚桑榆晚景糜粉報效
心長力短伏望聖慈解臣職事永賜優閑保養餘齡得全始終不允○
壬申議政府啓咸吉平安道地廣人稀野人逼居侵掠邊民無歲無之
且平安道境連上國為國初面朝廷使臣與本國入朝者絡繹不絕故

以他道富強民戶移徙入居以補邊境虛耗之策誠不得已也其遷民
慰悅之方亦不可無也是以曾於咸吉道入居人民內鄉吏許免其役
自募者隨其赴防年限加職公私賤口免贖許爲良民而尚有安土重
遷厭惡移徙或至自戕自盡况今入居之人率多鄉曲豪右流品子弟
也而獨無慰悅之方則施恩大體前後有違似爲未便誠宜特立勸勵
之典下三道與黃海道入居人內其戶主元有職者超資無職者初授
八品以下番甲士之職充差如有四品以上除授者臨時啓聞施行又
於入居之後考其才幹有可用者差土官其才幹特異者啓聞差軍官
願從仕于京者亦依他例施行從之○甲戌 上親祭于 文昭殿世
子亞獻○命晉陽大君璩安平大君瑢禮曹判書金宗瑞都承旨趙瑞
康往審獻陵前此陵之石隙水暫濕 上疑水潤所致命宗瑞瑞康審
之乃沙土間滲漏水也命用茅蓋其上至是再審則水痕已乾○乙亥
月食○上引見都承旨趙瑞康右副承旨姜碩德及術者高仲安等十
人問獻陵作水道便否仍命風水學提調星原君李正寧知中樞院事
鄭麟趾與高仲安等議獻陵修葺及壽陵之事○傳旨忠清全羅慶尚
江原黃海平安咸吉道觀察使曰議政府曾受教中外寺社必告官修

補此則爲已創寺社亦令破毀則恐致騷擾之弊且允新立之法必自
法立之後而禁之不可並與立法以前而論之也今司憲府不察立法
之意曾創寺社并行推考各官守令亦不祥察一從憲府移文其立法
以前所創寺社齋庵並督令破毀以致騷擾其所毀立法之前已創寺
社具錄以聞○丙子命左贊成河演禮曹判書金宗瑞往開城府審穆
清殿改構基地○丁丑左參贊皇甫仁啓今所築平安咸吉道江邊石
城鹿角城坑塹等所在各官守令及各口子萬戶等不用心守護則或
致頽圯堙塞請依續典每三千尺監考一人分定守護隨即修補觀察使
節制使嚴加考察違者論罪 從之○己卯命副司直申熙往江原道
金剛山日出峯候六月朔日食○庚辰召領議政黃喜右議政申槩清
平府院君李洎剛右贊成崔士康星原君李正寧左參贊皇甫仁右參
贊李叔時前都節制使李蕝知中樞院事鄭麟趾僉知中樞院事庚順
道都承旨趙瑞康右副承旨姜碩德議獻陵修補事使晉陽大君璫安
平大君瑤傳教曰獻陵健元陵齊陵皆可修治須當置局監掌其事其
司何以命名喜等啓當曰山陵修理都監 上曰可仍教曰禮文有曰
人君即位而爲禋歲一潔之則預置壽陵未爲嫌也且人君年既老而

為之則臣子之心猶可嫌也今予年未暮矣何嫌之有若置山陵修理都監則兼治壽陵之事可也喜等曰上教允當但數陵一時修理則未暇兼治壽陵之事上曰當從卿等之議遂設山陵修理都監以申

槩李伯剛為都提調河演李蕺李正寧金宗瑞同知中樞院事李思儉為提調又置使副使判官各二人○宗貞盛所遣表阿時羅等九人忽刺温指揮加弄介所遣子忘家等四人吾郎哈指揮金權老等六人來

獻土物○辛巳謝恩使通事李興德先來啟帝以李相不足信用降勅就付淵以送○禮曹啟顯德嬪魂宮練祭儀應行事執事官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享所允散齋治事如故致齋唯行享畢前期掌

事者設主喪位於魂宮東階東南西向設謁者贊者位於東階西南西向掌事者帥其屬入奠祝板於靈座之右陳幣篚於尊所設香爐香台并燭於靈座前設尊於戶外之左設洗二東階東南北向盥洗在東盥洗在西有盤

匣及諸執事洗又於東南北向時至主喪服練服以練布為冠去首練更版辟領衰掌事者帥其屬入實饌具畢謁者贊者先就庭中拜位北向再拜訖各就位祝及齋郎入就庭中拜位立定贊者曰再拜祝及齋郎再拜詣盥洗位

盥洗訖各就位內官開匱奉出神主安於座執事者詣盥洗位洗盥

拭盞置於盤奉詣尊所謂者引主喪入就位西向立贊者曰再拜哭主
喪再拜哭盡哀謁者引主喪詣盥洗位北向立盥洗訖升自東階詣靈
座前北向跪執事者一人奉香合執事者一人奉香爐跪進主喪三上
香執事者奠爐于案執事者以幣篩跪進謁者贊執幣獻幣授執事者
奠于靈座前謁者贊俯伏哭興平身引降復位小頃謁者引主喪詣尊
所西向立執事者酌酒謁者引詣靈座前北向跪執事者以盞跪進主
喪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靈座前謁者贊俯伏哭興少退北向跪
祝進靈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謁者贊俯伏哭興平身引降復位小
頃謁者引主喪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事者酌酒謁者引主喪詣
靈座前謁者贊俯伏哭興平身引降復位謁者引主喪行終獻如亞獻
儀引降復位贊者唱再拜哭盡哀謁者引出祝及齋郎俱伏拜位立定
贊者唱再拜祝及齋郎再拜出內官納神主如儀謁者贊者就拜位再
拜而出掌事者徹饌祝幣瘞於坎○壬午召黃喜申槩河濱崔士康皇
甫仁李叔時權躡鄭麟趾柳季聞安止金聽儀李相還送便否僉曰還
送爲便遂命義禁府副鎮撫金連枝通事鄭鄙押李相送于義州以待
謝恩使之來○甲申命晉陽大君琛安平大君瑒及申槩河濱李正寧

李歲金宗瑞鄭麟趾李思儉趙瑞康姜碩德庾順道等率術者高仲安等十人詣獻陵審其修補之處兼相壽陵之地○金連枝押李相至馬山驛馳啓相得病兼錄相所言以聞尋命連枝還率來後以事召赴闕自懷疑怯恐復送京師遂自刎未殊○乙酉御勤政門受朝○命璩瑋申槩李伯剛河演李正寧李歲金宗瑞鄭麟趾李思儉庾順道趙瑞康姜碩德等詣健元陵審修補之處○丙戌召黃喜申槩李伯剛河演崔士康李正寧李歲皇甫仁金宗瑞李叔時李思儉趙瑞康姜碩德等議諸山陵修補事以璩瑋傳命畫修補形狀以啓○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曰今卿啓云深處居住骨看亏知介等因失農携妻子到慶興府乞糶資生有頗多隨宜賑恤何如議諸大臣僉曰可依所啓施行禮曹判書金宗瑞曰骨看之種自來無異心歸順慶興一隅晏然無警今當有急雖給斗米彼必德我益輸誠款每一人多不過二三四斗穀則五六斗益則四五升賑恤焉可右叅贊李叔時曰本人等固當賑恤但咸吉道軍需不敷國庫米穀不可輕費且本人等出來丐乞者不爲甚多姑以屯田所出及營中鹽醬隨宜支給若不得已以國庫米穀題給則令更議施行獻議如此亦將衆議更加叅詳使無貽後日之弊○丁亥皇

甫仁啓慶興郡地形傾窄入家稠密火災可畏且於城內乏水無長遠
之計請依郡人所願臣與都觀察使都節制使更相地移設邑城其古
邑城毋令破毀使本郡千戶率軍防禦從之○賜各道碑文于大小臣
僚初上欲印各道寺社碑銘以爲書法命各道模印以進各道造長
閭紙劄徵聚丁夫又歛蠟墨與氈經年模印民弊甚多而卒爲無用及
其頒賜一人或得十餘丈以至內奴膳夫亦皆濫受時慶尚民爲之語
曰民間氈冠殆盡無遺○己丑初慶尚道晉州昌寧昌原榮川等邑貢
吏納紙劄于戶曹佐郎李師季以紙品惡不即照訖外吏等訴于政府
後外吏着笠到戶曹正郎李好文佐郎金仁民等以無禮杖之政府意
戶曹以外吏訴于本府懷忿而然啓下刑曹推鞠刑曹當以輕典政府
怒更啓曰刑曹出戶曹郎官之罪反以外吏爲越訴矇矓啓聞陰毀都
堂請下司憲府更鞠從之至是司憲府啓臣等未詳政府所啓之言而
獨問刑曹與戶曹彼皆不服請先問政府舍人以辨是非不允議政府
聞之引嫌上命勿嫌仍召司憲掌令閱審教曰予意以謂政府之言
似是其勿更問審曰政府以外吏爲非越訴乃受理似爲未便雖擊鼓
上言必經本府今昌寧昌原榮川之吏但告戶曹而直呈政府是亦越

許也晉州之吏則專不告戶曹而直呈政府非越許而何政府刑曹皆
自以爲是但問刑曹而不問都堂則無以辨其是非將恐執法之吏皆拘
於都堂指揮而弊不可勝言 上曰只覈刑曹與戶曹曲直竟罷好文
仁民師李職時申槩爲議政府右議政河演爲左贊成槩曾經晉州牧
使演是晉州之人故晉州吏不次許于政府憲府疑演等聽其屬托乃
有是請○命皇甫仁金宗瑞饋忽刺溫加籠介所遣親子忘家伴人仇
赤羅毛都好所遣子波下多伴人也時等于禮曹向化李滿住管下護
軍浪得里卜密告禮曹曰忘家不是加籠介之子乃嘗入寇本國邊境
忽刺溫沙籠介第二子多籠介也今變名來朝矣仁等具辭以啓○六
月庚寅朔日當食陰雨不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貢法始行以後各
官吏革不得因緣爲姦往年因旱遣朝官審視災傷星州戶長李屹書
貞全由善李寬尚張茂生金成美等以損爲實以實爲損任情加減頗
多盜用雖事在赦前然姦惡之徒不可不懲請以李屹屬殘亡驛吏全
由善等咸吉道極邊全家入居以戒後來從之○辛卯召申槩河演崔
士康皇甫仁李叔時金宗瑞等命都承旨趙瑞康左承旨李承孫教曰
沙籠介屢寇本國邊境虜去人畜其數甚多得里卜之言果實則其

冒名來朝清狀與夫區處之策不可不商榷也其與槩等議之槩演仁宗瑞等曰沙籠介父子爲我邊患固非一二我國報讎之心不可勝言中朝亦知其屢爲本國邊患每於本朝使臣往還皆曰汝國之賊實是沙籠介也今者冒名而來誠爲天幸不可放還也固當拘留京中終身不放爲質於此則沙籠介雖是獸心焉得忘其子而爲寇於我境乎且其累次虜去人畜必有刷還之理矣中朝雖知之必無放還之命倘有是命我國豈無奏請之辭乎然沙籠介之子真僞不可不辨也當令禮曹先問今來吾郎介權老彼若不知則當問諸忘家同來三人又不可以實對則當囚忘家於義禁府與得里卜對問焉能遁其情乎如此而終未得實亦無妨也崔士康曰果得其情則不特賊虜之子亦是正賊也何必容留乎即置極刑以示大法使彼人聞者寒心實爲良策也李叔時曰忘家爲沙籠介之子真僞固難推覈雖推覈而知其實只一匹夫耳我國若不放還則如此邊境多事之時又生新釁以滋忿怒似爲無益况夷狄不計父子之親彼惡人也願戀一子而不爲我國邊患未可必也前日雖捕獲愁乙者介亦無刷還本國被虜之人又捕巨乙加介而其類尚且潛來寇竊是已然之驗也莫若禮曹於接待之日當公言

曰汝輩之中或有變名而來朝者我國非不知也以大國御遠人包荒
之量何必一一推明哉汝輩宜悉知之佯爲不知而送還爲便黃喜以
病在床命李承孫往議之喜曰忘家之冒名而來雖云可憎得里卜之
言亦未可信昔匡人以孔子貌似陽貨圍之今得里卜亦恐誤見忘家
以爲沙籠介之子今姑先問今來吾郎介權老等諸人審知變名真僞
雖是沙籠介之子而變名不可拘留莫若謂忘家等曰汝輩之中或有
冒名來京者國家非不知也然以包荒之量何必與較如此告說則彼
人等深服國家之威而益感 殿下之德矣 上曰予惟罪人斯得不

可輕赦今此忘家實爲沙籠介之子知而放還則非惟墮於惡賊之姦
計中國聞之則無乃以爲不可乎熟議以聞仍命召得里卜更審問之
得里卜曰愁下沙籠介長子則先是五年間作賊於李滿住處爲李將
家子豆滿所殺昔我居李滿住管下時多籠介道其父沙籠介來滿住
處我見其爲人又滿住與沙籠介議和時與多籠介相射而後定和其
後又與滿住獵于開原近處巨于下水邊見之以此明知多籠介乃沙
籠介之子也於是申槩等啓忘家冒名情狀也此明白不可不推明宜
招致禮曹問之若不以實告則當囚義禁府鞠之從之○壬辰命皇甫

仁金宗瑞李承孫程禮曹先以衷甲壯士六人近仗五十人防牌四十人及義禁府螺匠都府外羅列左右招忘家問曰汝是沙籠介之子變名而來然乎忘家不以實對使得里卜面詰亦不服令力士縛之次問同來人也時波下多仇赤乃等三人波下多曰乃是沙籠介第二子也餘二人亦不告實皆囚于義禁府皇甫仁金宗瑞李承孫俱往推鞠忘家云我非沙籠介之子乃是加籠介之子也我之親父在焉何敢請他人爲父乎我之根脚都乙温細知又問也時荅云吾當初開誘忘家等出來忘家的非沙籠介之子何敢妄告乎終日反覆詰問皆不以實對仇赤來潛語通事張仁奇曰吾本名仇所時沙父仇乙吾母昭兒居南臺我往成開陽李滿住管下沈吒納奴童所老萬戶等因買鹽到開陽虜吾三人所老萬戶爲奴使喚愁下沙籠介及加籠介等虜所老萬戶妻及沈吒納奴妻子等而去所老萬戶及沈吒納奴等將吾男女并云人馬五匹給與加籠介換妻子而來吾於加籠介處給事八年今者隨加籠介子忘家而來加籠介與沙籠介再從兄弟而忘家非沙籠介之子也皇甫仁等使義禁府副鎮撫金連枝將仇赤羅之言啓曰此人將殺還上國則并問漢人情由如其不還勿問爲便先定區處然後推問

何如 上曰姑勿問仍命注書辛永孫往黃喜申梁河演崔士康李叔
時之第議之喜演士康叔時曰忘家根脚尚且未知處置爲難又發仇
赤羅之事尤難今姑佯若不知不問根由待忘家舉推後更議槩曰仇
赤羅之言固未可信其稱本名仇所持沙亦是野人之名似非華人且
轉賣尤不可信其爲漢人不問漢人與否實告爲限拘留爲便上
從喜等議令義禁府不問漢人根由○申槩上言臣資性樸陋學識空疎
謬蒙恩私驟至宰輔勉強趨朝愧乎面常切戰兢欲効涓埃然幸垂
七十諸病交攻精神昏耗齷齪已甚無所建明小欲建明毀謗隨至
至於小事亦多愆違卒致事與心訛訖無成效豈非知識短淺所以致之
宜當重譴廢而任之乃蒙寬仁曲賜容貸死生肉骨偏在臣身不才榮
幸孰有如臣更望聖慈諒臣至情迤臣職事使不至妨賢病國循致重
罪臣得以願養殘年惟勤頌禱不允○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咸吉道利
城縣正軍七十五名而端川郡千戶在九十里程途兼掌勢難請於利城
別設千戶從之○癸巳皇甫仁金宗瑞李承孫往義禁府推問也時曰
得里什及汝之同來波下多等皆明言忘家爲沙籠介之子汝何隱諱
而不以實告也也時曰忘家非沙籠介之子也恐波下多年少畏怯

而妄言也皇甫仁等使得里卜與也時面詰得里卜見也時曰汝是女
真不知我乎也時曰我不知汝爲誰也得里卜曰吾在滿住管下汝與
沙籠介父子相遇者固非一二何以言不知也強之再三且言汝是女
真何假稱忽刺溫以侮國家乎也時曰我實女真欲要受賞稱忽刺溫
則然矣實不知汝得里卜曰汝於本國邊境再來作賊汝亦有罪厲聲
強詰也時變色恐怖猶不吐實謂得里卜曰汝實殺我也又謂通事黃
鳳曰汝止得里卜之口救我爲幸皇甫仁等問也時曰汝知沙籠介與
滿住乎也時曰皆不知也更問曰汝生長本土距沙籠介滿住所居不
過一二日程途何以言不知也時曰我雖生長本土不知其爲人也
問忘家曰得里卜及同來波下多等皆曰汝是沙籠介之子爾何隱匿不
以實對乎忘家曰我乃加籠介之子也雖至死地何敢妄冒他人以爲
父乎皇甫仁金宗瑞李承孫等又使得里卜面詰得里卜見忘家曰汝
知我乎忘家曰我不知汝爲誰也得里卜曰我居滿住管下與汝相遇
數矣仍歷言相遇之處如上所陳忘家曰汝之所言皆妄也拒之益甚
皇甫仁金宗瑞李承孫等謂忘家曰汝知沙籠介與李滿住乎忘家曰
與沙籠介相遇則已再三矣但未會往來於所居也李滿住則聞名而

已專不知也又問曰李滿任之居與爾居住處相距才二日程而今日不知益知汝所言皆虛妄也反覆詰問猶不吐實李承孫來啓曰忘家等累日詰問拒不服臣等當初與政府議以爲得里卜之言如此明白忘家若不吐實則必加拷訊然忘家之心必以謂我若爲沙籠介之子則本國必殺我矣豈能吐實乎且也時則首唱出來之人仇赤羅則忘家之奴雖至於死亦豈以實告乎臣等之心以爲拘囚拷訊而終不見推則徒增彼人憤怒而已何益之有莫若將忘家與也特別置他處其餘二人送于本土仍示以辨明然後放遣之意則彼必有自來明辨之理上又問皇甫仁金宗瑞等議亦如之上曰當從卿等之議然明日卿等往義禁府更加推問○仇赤羅呼泣二日不食命解鑕○甲午皇甫仁金宗瑞李承孫等往義禁府更問忘家等一如前日所供又令得里卜面詰亦如前日之辭也時請曰國家疑忘家爲沙籠之子則留置小人遣還餘三人後日必知之矣皇甫仁等曰留汝遣還三人則三人必不來矣留忘家于此遣汝則汝歸明言今日之事更來辨明爲可也時變色曰忘家在此予若回還雖明言今日之事加籠介以謂汝初開誘率吾子而去將吾子置之何處汝獨回還乎則吾何以對之請

留小人遣還三人忘家指得里卜請曰此人以予爲沙籠介之子使吾
等與此人俱送本地吾語沙籠介率其子與此人等同還辨明皇甫仁
等曰汝若還歸則何再來之有汝宜在此送還三人使加籠介等辨明
爲可忘家曰留我我將死矣皇甫仁等具辭以啓命召黃喜申槩河演
崔士康李叔時與皇甫仁金宗瑞李承孫等同議忘家處置之方李叔
時曰忘家雖沙籠介之子終不吐實而久囚不放徒爲結怨而已釋三
人遣還爲便金宗瑞曰臣意以謂將忘家與也時別置大平館遣還仇
赤羅波下多等于本土待彼人自來辨明然後并忘家等放遣爲便皇
甫仁崔士康曰囚忘家也時于獄使仇赤羅波下多還本土辨明爲便
黃喜申槩河演曰釋此三人并與波下多置之一處留數日遣還波下
多仇赤羅于本土拘留忘家與也時爲便 上從喜等議○乙未御勤
政門受朝宗貞盛所遣頓沙文等十三人宗彥四郎盛化所遣仇羅沙
也文等二人隨班獻土物○召皇甫仁金宗瑞與趙瑞康李承孫等更
議忘家事皇甫仁等啓曰若放忘家等置之一處留數日之後使波下
多仇赤羅等獨還本土則慮恐分離之際輒生他變莫若將忘家也時
等別置大平館厚其支持置仇赤羅於北平館與波下多同處隔一兩

日使波下多仇赤羅等往大平館與忘家等相見知其厚待之意而後還本土爲使。上曰然即命義禁府放忘家等宣旨忘家等曰汝等供辭各異使汝等別置他處忘家扣頭曰今日放我心實喜焉但其終處置亦未可知鎮撫金連枝曰汝母懼弟觀後日之事忘家曰。聖上萬年宰相百歲但是中間謊說之人所致遂以忘家也時置大平館以仇赤羅置北平館與波下多同處。○丙申賜得里卜衣服笠靴米魚酒醬。○命禮曹正郎南陽德往大平館賜忘家也時等衣各一襲及笠靴忘家等曰得蒙。上德放出喜感雖深中心尚疑其殺我今蒙賜衣服乃知終不殺也扣頭即著衣服笠靴下庭拜賜又使監護官賜波下多仇赤羅衣各一襲及笠靴亦皆喜受又賜忘家也時等女妓以示厚待之意。○丁酉平安道觀察使鄭奉馳啓義州人朴美率男女三人逃入遼東命遣奉常少尹趙孜推鞠。○義禁府啓濟用監奴福根貴生元三盜本監紬絹計贓三百七十七貫九百五文請依律處斬從之其主守官吏皆抵罪有差。○命使波下多仇赤羅往大平館見忘家等忘家謂波下多曰禮曹相別後予意以汝必死矣予亦得蒙上恩待遇甚厚十分喜歡仍謂曰前日被囚不怨。殿下不怨官人只有李滿住手下人

以我爲非加籠介之子實是沙籠介之子汝亦云非加籠介之子因此
被囚波下多答曰我暫無如此之言通事張仁奇曰汝何云無如此言
乎汝於禮曹對問時明白言之今何爲隱乎波下多垂頭不答謂忘家
曰兄在此只使我還歸我必死不歸矣忘家答曰然及波下多等出忘
家到門外相別把波下多腰曰吾與汝暫無作罪何暫有異同之理乎
波下多曰吾意亦如此○已亥謝恩兼奏問使鄭淵賚勅二道回自京
師 王世子率百官出迎于慕華館勅曰覽奏具悉所遣回李滿住處
十人已勅遼東撥兵送去交付并勅李滿住令挨究王國婦女一人見
在貴淹波老家者遣還其允察所索之人既是公衆審問不願回彼蓋
安土重遷人人同情况其親之墳墓所在王之撫綏加厚不忍違去亦
是良心聽其所便已嚴戒允察再不許復有妄言違者取禍然豺豕之心
難必王其餘邊臣備之又勅曰前奏留鐵嶺衛軍人李相已准王奏近
遼東撥兵等官奏李相初犯重罪宥死充軍後逃逸爲野人所虜竄至王
國蓋王初不知其爲人朕已准王留用但此人譎詐須斟酌用之不可
輕信又聞附近鴨綠江一帶東寧等衛密邇王境其中多有過犯之徒
或逃至王國或被國人誘脅去者此皆反復小人不可信用自今但有

至者不問漢人女真即差人擒解來京庶幾不貽中國之累○遣還波
下多仇赤羅賜衣服笠靴餞于禮曹又令禮曹謂波下多仇赤羅等曰
今有李滿住管下素所熟知忘家者明言此人乃沙籠介之子冒名而
來使忘家及李滿住管下人一處對問忘家不能明白辨說且爾等供
辭不一姑且羈留忘家遣還爾等說與頭目人使知之○傳旨咸吉道
都節制使今來忽刺温忘家也時波下多仇赤羅等禮曹饋餉之日向
化護軍浪得里卜見之告禮曹曰忘家稱名者乃愁下沙籠介第二子
多籠介也沙籠介嘗率多籠介於滿住處再三來往我隨從滿住明白
見知予惟冒名出來正賊不可縱而不問使致禮曹推問則波下多獨
曰此是沙籠介第二子無同介也今以加籠介之子忘家冒名而來其
餘三人則並隱諱不服故因忘家也時仇赤羅于義禁府累日推鞫尚
且不服使浪得里卜對論則得里卜歷陳沙籠介之子及前此相會之
處而忘家等則尚曰加籠介之子而以得里卜為不曾識面至死抗拒
然辭證明白擾邊正賊不可輕易放還故姑留忘家也時以待辨明今
先遣還波下多仇赤羅卿其知悉野人諸處細問以啓○庚子傳旨咸
吉道都節制使今承勅諭吾都里墳墓所在王之撫綏加厚不忍違去

亦是良心聽其所便聖訓丁寧卿其知悉開說彼人使之曉諭且與邊將戒約益加厚恤○自罷僧徒錄籍之法僧人任意橫行司憲府書元典禁僧徒出入條以啓 上謂承政院曰何以答之都承旨趙瑞康啓曰不遵元典之法多矣况已革錄籍之法若行此條則復行是法騷擾之弊實多舉行此條實為未便今宜答云元典之法雖云如此錄籍之法已革莫若但考度牒有無而已 上曰爾言是也以此答之為可○癸卯傳旨平安道都節制使李澄玉曰仄聞卿以防禦諸事過為布置或生士卒之怨以致民間之弊允所設施緩急得中事可濟也卿今不量事之緩急朝令而暮督士卒不得措其手足其弊一也正軍以待奉足人相助然後可能戍禦今者奉足人等亦皆抄名并定為軍故正軍不勝供任而奉足亦且失所其弊一也騎兵步兵迭用禦敵古今兵家之常事也今以步兵欲悉為騎督令備馬以至典賣田土蕩盡家產其弊一也壯者在田老弱供饁乃作農務今者正當農月入保老弱於邑城只令壯者在田兩處分離因此廢農其弊一也其界農民春夏則出居農幕治農秋冬則入保邑城避賊今者入保之後在野農幕並皆撤毀農民翌年無所依處其弊一也沿江列置軍幕以蔽戍者風雨之苦

雖爲良策然每雨水旋即退落年年改造功役無窮其弊一也院館直者例以殘戶爲定今者依正軍之例一應軍裝皆令督備彼殘戶者焉能備辦裁督之急則必將流移其弊一也今欲官造鐵甲令各官收鐵於民戶而本道鐵物稀貴故將農器及日用器皿輸入於官其弊一也江外或鑿坑塹或設弓弩雖曰誑敵以禦侮而賊不來近徒爲勞民而無益其弊一也軍士弓箭甲冑造作之具令民自備納于官府官爲造作給之宜若當矣然其往來轉輸之勞工匠饋餉之需不勝艱苦者有矣其弊一也卿受重命往鎮方面備邊之策曲盡布置其心則嘉矣然立新法則必生怨咨人情之常也前項十弊是予傳聞未能的知其虛實也然果若所聞則未厭人心者多矣豈無愁歎者耶大抵爲將之道寬猛相濟恩威並著然後乃收親上死長之效卿之威似乎過多而卿之恩似乎過少其服膺予言朝夕不忘十事之弊更加商榷其可去者須即停罷不可去者更啓施行務要仁以禦衆威以制敵期致邊民之安戢以副予倚重之至意儻有防禦之策措置之方則勿爲避嫌隨即啓達然今邊民逃往彼境若過爲寬緩則萬事或致廢弛之患是謂矯枉過直也前項事意慎勿煩說潛心念之使張弛得中馴致其漸爲可

○傳旨平安道觀察使鄭采曰曾聞宦者嚴自治之言卿與自治言曰
朴根之築城土石相雜不爲牢固當不以崩毀且都節制使抽元居人
熟田以給入居人因此元居與入居人等熟田俱少而新墾之田亦皆
碎薄兩皆失農生理甚艱都節制使軍官猥多宜當分赴各處以助防
禦乃率其衆久留一邑供億之費不小各官凋弊職此之由今聞鄭淵
之言卿屢與淵言曰公邊各官城基多有要害可築之處然委來大臣
已曾審定予不敢擅改且都節制使威勝於恩不恤民隱近者欲造鐵
甲收歛民戶之鐵如此民瘼率多愁歎不贊淵問曰何不啓達乎卿答
曰恐有監司將帥不和之議未得啓達耳予惟有懷必達當事而陳臣子之
職也况既膺重選專制一方苟有可言則陳達無隱固其任也又與將
帥同心協力允其利害隨即同議交修不逮以救其弊如有不同開具
啓聞期於無弊是所謂同心夾輔者也若心非而不言事至於不能救
則豈可謂之和乎又畏不和之議而不啓則徒爲保身之計而亦非直
意也固當推効以戒其餘然更思之卿已與鄭淵自治言之則豈使予
不聞乎伊欲轉聞於予議其弊也量其卿心姑不効問卿知此意自今
道內一應興廢皆與都節制使商推施行如其不合隨時即啓使不生

民間之弊以不負專制之意○前藝文大提學許誠卒誠字孟明周之子也壬午登科爲藝文檢閱歷司諫院右正言刑禮兵三曹佐郎辛卯陞司憲持平劾富國者不法辭頗剴切 太宗怒命徒步歸家尋拜工曹正郎累遷司憲掌令辛丑 太宗宴于樂天亭命臺諫入侍 太宗命誠起舞願謂世宗曰是子賢持平也歷知司諫右司諫同副代言遷至知申事辛亥擢大司憲歷刑禮曹叅判出爲京畿都觀察使陞禮曹判書遷吏曹判書庚申遷藝文大提學尋遭父喪至是本年六十一計聞輟朝二月吊賻有加謚恭簡執事堅固恭一德不懈簡誠沉默嚴重臨事商榷不爲勢屈無子有妾子○慶尚道慶州清河興海河陽昌寧昌原蔚山旱降香祝祈雨○甲辰傳旨慶尚左右道兵馬都節制使水軍都安撫處置使曰今來倭頓沙文言小二殺兵敗失土將卒五千餘人來對馬島留居若乏糧飢饉則或有入寇之理卿知此意防禦之事曲盡措置勿爲賊人所侮且因徃來倭人詳問聲息眞僞○乙巳視事 上謂諸承旨曰大抵人君始雖勤而終必怠唐之玄宗憲宗尤爲明鑑予深愧之予即位以來謂爲政莫若勤勵乃行常叅朝啓輪對日接群臣元庶務無不親決故刑獄無滯庶事不廢然常叅之法或有非

之乃於隆冬盛暑姑停之近年以來予患消渴風濕之病允政令施爲不克如初自溫井沐浴以後消渴風濕稍若痊愈然眼疾轉深因此衆證交攻未能勤於政洽允在人身耳目爲切眼疾以後明有不逮雖欲勤得乎醫方亦忘早起勞身故允事大軍政之外自餘庶事欲令世子處決大臣皆曰不可爾等亦以爲不可予未知其不可之意也予之欲爲是者非自爲安逸之計也視予病勢似未易瘳願得休暇怡神養疾是予之至情臣子之心亦豈欲使予力疾勤政以至於彌深乎大抵人君接見大臣之日少而獨與近臣出納庶政尚且不可况以宦官出納乎此非示後之道也矧此輩不識文字當出納之際頗有差謬之失其亦可乎歷代之君以世子監國臨軍者亦有之令世子裁決庶事何不可之有予意已定矣予之發此言者非與爾等議其可否也但使爾等悉知此意耳○刑曹啓咸興囚強盜金乙夫請依律處斬從之○宗熊二郎丸遣建牧等二人來獻土物○丙午禮曹啓宗貞盛請蠲孤草島釣魚之稅然地稅不宜全除請於大船一艘稅魚五百尾減三百中船一艘四百尾減二百五十小船一艘三百尾減二百以示厚待之意從之○丁未知敦寧府事韓隆田卒初名龍天神懿王后異母弟也

太宗朝以自身直拜司宰副正自是置散退居田庄癸丑世宗召致
京師擢知敦寧府事又賜衣帶隆田復乞退鄉里至是卒年七十四輟朝
一日吊賻有加謚胡靖彌年壽考胡柔直考終靖子得守得明得生○
戊申以右贊成崔士康兼判吏曹事李宣判漢城府事許詡爲禮曹參
判崔士儀仁壽府尹鄭忠敬漢城府尹金乙玄同知中樞院事李歲中
樞院副使李思任金自雍並僉知中樞院事○吏曹啓咸吉道會寧鍾
城穩城慶興富居平安道茂昌慈城等邑境連野人全羅道珍島慶尚
道南海等縣在於島中並是賊路之衝防禦最緊請依續典所載濟州
大靜旌義巨濟慶源鏡城甲山義州朔州理山昌城碧潼江界間延等
各官例待滿五考遞差亦不得挈妻子赴任從之○傳旨咸吉道都觀
察使都節制使今卿等啓吾郎介吾都里等來告逃叛者例賞木綿十
五匹然木縣道內不產且野人貴重之物請減五匹于惟告逃歸人者
固少須重賞以勸其後雖告者多亦加厚賞則益勵其心告者愈衆可
依前定之數給之○陽智縣震人○辛亥通事康文寶自遼東騰寫詔
書以來詔曰朕以天序祇承大統君臨海宇子育兆民仰惟隆古帝王
政由彞教禮謹大婚茲承聖祖母太皇太后聖母太皇后命慎簡

賢淑作配朕躬謹昭告天地宗廟以正統七年五月十九日冊錢氏爲
皇后正位中宮以共承宗祀協贊化理敷告中外咸使聞知○成均生
員金寅亮等上疏曰臣等伏觀庚申七月敕以僉知中樞院事兼成均
司成尹祥爲行司成臣等內切感懷欲達冕旒而未知 聖裁聳嚮有
日矣逮至辛酉祥以年至七十上書致仕 殿下不允其請其珍重祥
至矣而行職之授猶古也臣等竊謂學校風化之源而人才之所由出
也自昔帝王莫不以是爲重選賢與能以任師表之職尊位重祿以期
作成之效考之虞周則變爲典樂而任教胄之責芮伯爲司徒而掌擾
民之法是皆以六卿而任敷教之職也其俗臻於變世致太和者何莫
非以此而致然歟恭惟我 主上殿下以英明之資承道統之傳以謂
致治之美實關人才之盛而人才之盛必因師傅之賢於是擇其位尊
德隆者或兼大司成或兼司成此即虞周之美意也今祥秉心寅畏操
行廉正其於六經諸子之書靡不講究式克研精爰自擢第每典敷教
其教養之功有所作成而號爲明經行修布列庶位者多出其門誠詞
林之巨幹也國家知祥德行之高學術之精授以僉知中樞以尊其位
兼授成均司成以掌其教于時百僚庶士咸稱國家任用之得宜也已

而去其兼銜授以行職其祿秩之減雖無損於教訓而於古者忠信重祿之義益有嫌焉况教官毋得行職之教已降於前日乎又况百司庶府雖任細務者皆授實銜而典教者反帶行職豈不有虧於明時之盛典乎夫行職之設所以慮斤祿之費而權設省費之法耳此則可畜常調非所以待賢才也曩者殿下勿許祥之致仕則既以爲賢而任之矣願惟祿秩反違待賢之禮比臣等之所以缺望者也伏望殿下憐臣等重傳之志稽中庸勸賢之義令政曹收還行職寵示崇重師儒之意上曰予嘉爾等之言仍命承政院後日注擬時更啓○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太祖辟容殿開城府則稱穆清殿咸吉道永興府則稱濬源殿皆置殿直二人全羅道全州慶尚道慶州平安道平壤亦有影殿然未有稱號且無殿直請全州稱慶基殿慶州稱集慶殿平壤稱永崇殿各置殿直二人使監司殿最從之○壬子藝文大提學趙未生上言曰臣以不才始事太宗濫蒙知遇以塵華要布衣之極復有奚陞殿下德隆至孝承嗣大統謂臣舊物不忍棄捐持降鴻私進階崇政覆育之恩實同天地臣惟虧盈有數滿必招損自度才分懼速顛躋累次上言之歸田里殿下再降倫音曲賜優容歲庚申臣年七十一殿

下矜臣衰病改授閑官臣特蒙 聖恩晏然偷閑優游詞館已復三年

臣嘗竊謂盛朝致仕之法復古臣之老衰已甚每聞有政常待自散何

期今日復拜崇祿衰年強顏徒食厚祿公議謂何拜命以來采增惶懼

伏望 陛下諒臣衰病賜歸田里以保餘年不允○癸丑 上謂承政

院曰中朝則雖非本宗若同姓則不娶今進賀使全義君李掬借姓何

如會權躡到承政院對曰李掬母姓韓借姓韓爲便從之遂傳旨宗簿

寺曰今後大小宗親雖非族屬凡李姓之人毋得相婚以爲恒式○甲

寅賜二品以上及宗親駙馬承旨內禁衛等馬各一匹○乙卯納判通

禮門事文敏之女及注簿權格之女子世子皆爲承徽○義禁府啓副

司正奉石柱注書權孝良奸佞臣吳良所私女妓浪江兒請依律杖八

十浪江兒屬三登縣官婢從之○丙辰初平安道人朴美朴表隆等十

八人逃入遼東至是命大護軍金何賈咨文往遼請東發還○丁巳傳

旨咸吉道觀察使向化行司正金所應巨告云吉州人螺匠李貴謂我

曰我曾往新地居三年乃還率隣居劉括等四人自吉州向西北行八

日程乃見新地則卓仁奇王斯達等率二百餘戶以居所應巨之言如

此今令乘傳下送卿招李貴劉括等問其真僞所言果是則聽所應巨

言依金方貴之例隨從人及行粧糧料量宜備給○海豐任內德水縣人仁順府尹李明德等請合本縣改稱豐德從之○戊午遣全義君李梲如京師賀冊封皇太后兼表李相事表曰乾馭當陽誕撫瑤圖之運坤儀定位式開璇宇之祥慶延宗枋歡騰普率欽惟聰明時義剛健日新治洽昇平德教加於四海禮嚴正始風化肇於二南煥揚彌文益膺景福伏念臣猥以庸質幸際昌辰歌天子萬年之詩雖阻虎拜獻聖人多男之祝切效堯封方物表曰椒掖凝祥爰舉縟禮海邦同慶恭展菲儀謹備黃細苧布二十四匹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三十二匹黃花席滿花席各二十張龍文麤席二張滿花方席雜彩花席各二十張雜色馬二十匹右件物等製作匪精名般甚夥豈足充旅庭之實聊以表執壤之誠太皇太后進獻禮物紅細苧布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四匹滿花席雜彩花席各十張 皇太后進獻禮物與 太皇太后同 中宮禮物加黃花席滿花方席各十張其奏本曰陪臣鄭淵賫奉到勅諭欽此竊念小邦臣事聖朝必須通譯乃能傳命前項李相被脫輪衛野人虜掠轉賣前到本國臣視同泛常被虜逃來人口曾不識逃逸謫詐情迹只緣本人粗識文字語音純正欲令子弟傳習音訓以備事大之任留住

間今欽見奉始知本人情迹深悔當初遽煩 聖聰驚惶失措欽惟睿
鑑洞照臣心又論以斟酌用之不可輕信 聖訓切至感激罔極臣查照
得臣允過中國軍民自遼東逃來人不揀漢人女真人原係本國人一名
名捉解計一百六十七名被諸種野人及倭賊虜掠逃來人亦令隨到隨
解計一千一百八名共計一千二百七十五名並不曾有容留安有國
人誘脅而來如有後至者又安敢不即擒解以欺上國欽奉以還益增惶懼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九十六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九十七

秋七月己未朔宗貞盛所遣其知等七人來獻土物○咸吉道都事李榮門來啓本道各官雨水過多損傷禾穀 上命停本道沿邊築城之役

○禮曹啓向化金巨波其同產皆隨凡察逃竄而獨留不去侍衛于京且族屬強盛可授副司直以賞從之○賜宗貞盛米豆二百碩燒酒五十瓶繇紬十匹白苧布五匹黑麻布五匹虎皮五領乾青魚一百束乾鯉魚一百尾鑼鍋一青銅火爐一鍤盆二滿花方席十張○辛酉以琰爲漢南君琛密城君璆元尹璵副正尹李季隣同知敦寧府事閔伸爲刑曹參判盧龜祥工曹參祥琴柔工曹參議尹祥僉知中樞院事兼成均司成李益朴忠清道觀察使裴桓全羅道觀察使李思任忠清道兵馬節制使○壬戌知高城郡事李耕時辭引見曰勸課農桑仁政所先義倉斂散係民休戚爲守令者所當盡心布置以厚民生也爾其往懋乃職○祈晴于四門○癸亥平安道都節制使李澄玉父在慶尚道梁山 上命使來覲澄玉來 引見仍賜其父米豆四十石又令慶尚道觀察使設宴慰之○傳旨戶曹伊川溫井失火時狼川縣監崔孟基力竭不能避火記官程孩力救得免其賞米豆十石○甲子親傳秋享香

○宗貞盛遣兩羅時羅等二人來獻土物○傳旨平安道觀察使鄭
萃曰道內昌城元居與新徙之人今年逃亡之數倍於他郡問其由於
都節制使李澄王澄王曰臣問諸昌城故老人皆言入保太早不及秋
收資糧之絕且所持牛馬不能喂養多致物故而翼年不能業農其逃
亡職此由也臣又問於碧團千戶金忠順言民之流移非獨昌城徙者
碧潼郡入三戶爲一僧招誘向東而去即差人追捕其僧中路病死不
得問其所去之地然曾聞狄餘嶺之北有一洞其地可居五百餘戶意
謂無賴之徒招引黨類潛隱屯居於此地矣臣亦以爲昌城之民去五
六月間逃去者九十餘戶如此盛農之糧之時合戶逃去豈不預知可
居之處而妄自流移乎必依附元居民戶可得寄食以資其生豈謂逃往
忠順所言之地也澄王之言如此故又問於護軍田正理正理荅曰狄
餘之地則不曾聞矣但聞甲山間迎江界等各邑連境之間有人民可
居廣闊之地以此諸人之說觀之則其界流移之輩潛聚群居於如彼
幽深之地而國家不知也卿之所聞何如狄餘及甲山間迎江界等處
果有人民可居與否廣行訪問且昌城人民逃向去處聞見以啓○又
傳旨鄭萃曰近年以來其界邊郡之民生理艱苦不能聊生而卿不曾

啓達措置使出流移之心是卿之遲緩而乃予晚聞之所致也自聞以來良用惻然夙夜軫念不忘于懷卿其體予至懷廣布德音使境內人知予至意卿與守令措置撫綏之策以啓儻有時當絕食人及還來失業者則官給衣糧曲加撫綏○又傳旨鄭萊曰今聞昌城都護府使成勝以母喪未畢常不習射夫邊將若不習武則乖於訓卒勵兵之意且不食肉氣力爲之疲弱宜令常時習武又使食肉○傳旨成勝曰邊將禦敵之道雖曰威靈武藝最爲先務然待卒之仁亦不可廢況爾職兼近民之任撫字之政尤不可不念也大抵爾之材長於威武而小於寬仁蓋思所以致親上死長之道乎今年本府流戶之數什倍前昔而亦倍於他邑其故何哉爾之赴任前逃戶則不干於爾矣赴任以後逃亡之數亦且不少無乃爾不審民事不恤民隱之所致歟自聞本府逃戶猥多以來宵旰軫心不忘于懷爾其體予委遣之意雖以威武防禦爲務而亦當以字恤人民爲念俾令赤子安生樂業不出流亡之計永堅按堵之心○乙丑召右議政申槩左贊成河演右贊成崔士康左參贊皇甫仁右參贊李叔時謂曰本國除授之法中外各異外官則待滿三十箇月只加一資京官則不待箇月招資越品者頗多予惟中外

一體欲做古先行守之制或以卑品而守高品職事或以高品而行卑品職事卿等其議便否以聞僉曰甚爲便益但此法不可施於堂上官也 上曰予當草立法節目更示卿等以定其知之上又謂曰大閱所以習武事而備不虞誠不可廢也然去春講武之行各道軍士並皆隨駕勞弊已至今又東西兩界農事失稔若行大閱則軍士之勞弊滋甚何以處之卿等熟議以聞河演皇甫仁曰士卒之勞雖云可憐簡閱行伍軍國所重焉可廢也除江原黃海道及兩界外各道軍士並令徵取以行大閱實爲便益申槩等曰人勞歲歉姑停爲便 上命承政院參

考前此大閱時軍數以聞○遣奉常判官金光晬于平安道兼漢城判官崔庵于咸吉道巡審禾穀之狀○丙寅議政府啓金銀非本國之產請咸吉道各官陵室祭服所入金帶用豆錫銀帶用白鐵從之○議政府啓各官守令其境內院館慢不繕修使行旅不得止宿請依元典擇有善心僧爲幹事恒令看守其守令怠於修治者論罪從之○議政府據漢城府呈啓賊吏及強竊盜等費用之物身死勿徵已有其法而獨官吏及公處奴婢等虧欠遺失物色雖身死亦令追徵輕重失宜請自今身死者依律文一皆勿徵從之○丁卯親傳 元敬王后忌辰祭香祝

○戊辰齊晴于北郊○己巳御勤政門受朝宗貞盛所遣大郎四郎等
三人隨班獻土物○視事大司憲鄭甲孫啓曰吏曹判書崔府年過七
十義當致仕 上特下殊恩俾授銓選之任宜其小心謹慎以答
上恩不徵前日之劾濫除子姪官爵無判吏曹崔士康執政之初以其
弟士庸爲軍器判事恬不爲愧不唯廉恥日喪大臣之意掃地請劾科
罪 上曰此子寡德所致予甚愧之崔府亦入參伏於其側汗出霑背
不能舉首領中樞院事崔閔德啓曰國家急於北方防禦而忽於南方
臣以謂昇平日久一治一亂理之常也况今倭人有相構亂請嚴南方
之備仍陳歷代倭寇興衰及我國征東故事○傳旨吏曹礪山府院君
宋居信朔日及十六日朝會外其餘朝會毋令進參○忠清道扶餘木
川縣地震○庚午江原道經歷鄭賜知靈光郡事金尚善保寧縣監金
鏞辭引見曰守令之職主於愛民汝等各就乃職義倉斂散勸課農桑
宜各盡心勿以刻迫爲能以安民生以副予意○以金允壽判吉州牧
事○還給金閔盧懷慎等一百五十餘人告身○司諫院右正言李徽
啓曰前司宰副正金滉居父憂今拜護軍請終三年之喪 上曰本國
謹於事大吏文爲重故予慮滉久廢其業乃命除職徽更啓曰高麗之

季喪制紊亂我 太祖龍興凡大小人民行三年喪者及廬墓者旌表
門閭敦加獎勵自是喪制是正至 太宗朝立父在爲母期喪之法無
識之徒才過期年飲酒食肉者或有之 殿下嘗令雖期年者亦必行
心喪三年喪制至正至詳今混雖稍知吏文然有李邊金何卞孝敬輩
能供事大之任何患無人請還收是命 上曰予已知悉○傳旨吏兵
曹咸吉平安道沿邊各官守公與議政府同議除授以爲恒式○傳旨
吉州牧使金允壽今都節制使李世衡上京路間得病勢不速還其處
防禦之事或致違誤予甚軫慮唯卿於平安咸吉兩道再經守令且累
年赴防山川夷險防禦緊慢野人情僞無不備知以卿陞授嘉善代世
衡爲權管卿體予至懷益加謹慎一應防禦諸事盡心布置毋致疎虞
又傳旨咸吉道都觀察使韓確使都節使都鎮撫李仁和經歷洪益生
與允壽同心布置防禦諸事毋致違誤○禮曹啓顯德嬪魂宮祥祭儀
注應行事執事官散齋二月於正寢致齋一日於享所允散齋治事如
故致齋唯行享事前期掌事者設主喪位於魂宮東階東南南向設
謂者贊者位於東階西南南向掌事者率其屬入奠祝版於靈座之右
陳幣篚於尊所設香爐香合并燭於靈座前設尊於戶外之左設洗二

於東階東南北向盥洗在東盥洗在諸執事洗於東南北向時至主

喪服禫服禫服帶○鑿者淺青黑色也掌事者帥其屬入實饌具畢謁者

贊者先就庭中拜位北向西上再拜訖各就位祝及齋郎入就庭中拜

位立定贊者唱再拜祝及齋郎再拜謁盥洗位盥悅訖各就位內官開

匱奉出神主安於座執事者謁盥洗位洗盥拭盥置於盤奉謁尊所

謂者引主喪入就位西向立贊者唱再拜哭主喪再拜哭盡哀謂者引

主喪謁盥洗位北向立盥洗訖謂者引主喪升自東階謁靈座前北向

跪執事者一人奉香合執事者一人奉香爐跪進謁者贊三上香主喪

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案執事者以幣籠跪進謁者贊執幣獻幣主喪執

幣獻幣以幣授執事者奠于靈座前謁者贊俯伏哭興平身引降復

位小頃謂者引主喪謁尊所西向立執事者酌酒謂者引主喪謁靈

座前北向跪執事者以盥跪進謁者贊執盥獻盥主喪執盥獻盥以

盥授執事者奠于靈座前謁者贊俯伏興小退北向跪祝進靈座之右

東向跪讀祝文訖謂者贊俯伏哭興平身引降復位小頃謂者引主

喪升自東階謁尊所西向立執事者酌酒謂者引主喪謁靈座前北

向跪執事者以盥跪進謁者贊執盥獻盥主喪執盥獻盥以盥授執事者

奠于靈座前謁者贊俯伏哭興平身引降復位謁者引主喪行終獻禮如亞獻儀引降復位贊者唱再拜哭主喪再拜哭盡哀謁者引主喪出祝及齋郎俱復拜位立定贊者唱再拜祝及齋郎再拜出內官納神主如儀謁者贊者就拜位再拜以出掌事者徹饌祝幣瘞於坎○辛未司憲府啓兵曹正郎崔敬身考滿例當補守令今拜全羅道經歷吏曹乃曰法親老者勿除三百里外今無近地守令窠闕故授經歷敬身吏曹判書府之子也兼判事崔士康參判成念祖參議鄭宗誠左承首李承孫等違法市恩以爲後日酬恩之地且三百里內伊川陰城德山等守令有闕或稱職事不當或稱不知里數多般搆辭朦朧啓達以壞成憲有違擇相委任之意崔府重掌銓選違法濫除予職廉恥掃地正郎曹錫文佐郎鄭次恭不顧是非逢迎其意姦諂莫甚請并罪之追改敬身經歷之職不允○議政府啓本朝赴京使臣迎護送軍並以一百人爲定式然回還時則遼東發官軍一百人護送減我國迎逢軍五十人且迎送軍本是扞禦外侮之任赴京者公私之物並令馱載以致馬畜困斃誠爲未便請自今令檢察官糾察痛懲檢察官知而不舉者令攸司推劾從之○江原道觀察使馳啓嶺西各官多水損禾麟蹄楊口狼川尤

甚○壬申親傳望祭香祝○司諫院上疏曰夫喪制風俗所係誠不可忽也三代以還人心不淑喪紀日紊施及後世以日易月當時習俗從可知已高麗之季世之明君鄉無善俗父母之喪才經百日飲酒嚼肉無異平昔婚姻燕嬉靡所不爲人心風俗一至於此良可痛已我太祖應運開國亟正喪制嚴立教條有能盡從其制者旌門復戶樹之風聲允有知識孰不觀感 殿下繼統遵守成法禮制大備誠三代以來所無之盛治也曩以李兢金聽稍解吏文可任事大詞命特命起復是不得已而權一時之宜耳厥後繼踵起復者非一能爲有無比之聽兢猶不逮焉今滉之起復若謂已成才也不可一日無也則金聽輩又掌吏文事大詞命亦足供職雖無一滉固無欠事若謂猶未成才習之不可緩也則滉既以吏文自任雖在衰經之中在所不廢何必汲汲脫衰經受爵命然後能哉臣等竊謂二十五月之喪若駒過隙哀痛迫切之情人子所不能自己今若收還滉起復之命使得自盡其心則彼將以終制爲幸尤豐豐於所業也如此則忠孝兩全而不愧於風教矣非特滉之幸實爲斯道之大幸伏望 殿下亟收是命許令終制疏上 上曰汝等之言雖是然金滉非他儒士之比不得已任使者也予已廣議不可

改也○癸酉唐津縣監宋元年辭引見曰近者倭寇聲息連報不已且
丙辰丁巳兩年民罹厄運不能聊生汝徃就職用盡乃心以副予至懷
○司憲府上疏曰規矩梓匠之制器也法律國家之大防也舍規矩則
工倭不能以施巧廢法律則堯舜不能以致治是以規矩梓匠之所守
也法律國家之所守也孟子曰堯爲天子阜陶爲士瞽瞍殺人則舜竊
負以逃樂以終身蓋舜不以其父而屈天下之法阜陶不以天子而廢天
下之法夫君不能爲父而屈法臣不敢爲君而廢法則其他從可知矣
此其所以成雍熙之治也恭惟 主上殿下替古典立邦憲議之
非不詳也立之非不信也而用法之吏不體至意便於己則用之弗
於心則沮之立法既如此懷法又如彼則能不爲之嘆息也哉徃者立
相避之式設外叙之法參古制而正合酌人情而不戾非特爲法於一
時實亦可傳於後世也今崔士康崔府專秉銓衡成念祖鄭宗誠李承
孫參副與議曹錫文鄭次恭考閱銓法承稟注擬而崔士庸尹孟謙皆
爲至親相避也不顧成憲公然除授任情毀法莫此爲甚宜當治罪顧
以直辭啓達猶愈於全然妄冒且 聖諭丁寧姑置勿論至於敬身例當
外叙而不可違越况三百里內守令窠闕非一相應構辭以有爲無曲稟

上旨冒拜經歷蒙蔽 天聰情狀著現不可掩覆儻曰立法以後親老

而畿外除拜者無之則非以此法不便而不行適有畿內之闕耳舉此籍口是亦巧詐欺罔之說也作法未幾居然變之用與不用視已之便與不便是爲執政立法非爲國家設也一舉而毀數法其爲撓亂孰甚焉大抵國家之治亂政俗之得失在於法之行不行如何耳立而適毀不如不立之爲愈也子路問事君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臣子之罪孰有大於欺君是故罔上之罪不知則已如或知之法所不貫知而不舉而不罪則是啓誣罔而長姦諛也且今律文節該若有窺避增減緊關情節朦朧奏准施行因事發露雖經年遠鞠問明白罪當重典伏望行垂明斷將士康崔府念祖承孫宗誠錫文次恭等以正蒙蔽之罪士庸孟謙敬身冒受爵秩並罷改正昭示邦憲以杜冒濫 上曰爾等所言予乃嘉之以其有如此之弊故將欲立新法此法既立則必無此弊掌令李謙之啓曰敬身之事吏曹之蒙蔽尤甚固不可不治其罪而敬身之職尤不可不改正也 上曰爾等之言是矣予不以爲非但以有老親者三百里內差遣之法不曾舉行今當判書之子去官之際一筭其里數而差除有違人情耳若立新法則必無如此之弊矣○大

司憲鄭甲孫執義李思招掌公李謙之持平許斯文白效參等啓曰判
事崔士庸士康母弟少尹尹孟謙崔府妻姪皆至親也判事重任固當
一望三人吏曹不願相避直與上護軍授授尹孟謙則吏曹托以兵曹
曾啓送吏曹爲辭推明其實則吏兵曹曲直當自見然士庸孟謙之事
教以予悉知之臣等以爲 殿下重大臣雖不治罪士庸孟謙之職須
當改正若敬身則例當外補人皆知之當授外寄者如有老親則乃於
三百里內守令差遣之法吏曹豈不知乎吏曹專掌銓注願無餘事凡
諸銓注之法雖於急遽之間固當檢舉况都目政自六月之初預先磨
勘其例當外補之人本鄉及父母所在遠近道路靡不詳察其熟知敬
身當叙於三百里內也無疑矣今欺罔 天聰冒受經歷以毀成法臣
等職忝言官再三啓請具由上䟽猶未蒙允痛憫實深以此舉司而准
干冒 聖聰臣等以爲欺罔之罪固所當治而敬身之職尤不可不改
正也 上曰卿等之意已於上䟽備知今又具悉所啓予嘉卿等之言
然非本業出身者勿授典醫司譯等官已嘗立法而吏曹曾不奉行吏
曹之失類此予於今日已教都承旨矣且有老親者三百里內差除之
法雖已立前此吏曹或於京畿或於京官除授不講此法久矣今當

判書之子去官之際郎廳豈能屈指理數而除之乎甲孫等更啓曰非本業出身者勿授典醫司譯院之法臣等亦未會知有老親者三百內外補之法衆所共知而吏曹多般巧辭矇矓上聰屈法至此即今雖命召崔府及郎廳問其前日知有此法與否府等豈可言不知此法乎臣等聞自古人君雖自立法不得自毀其法今吏曹旣毀相避之法又毀外補之典又毀有老親者三百內差遣之法一舉而毀其三法此臣等所以反覆敢陳者也上曰卿等之言甚是但三百內除授之法雖立而不講久矣今於判書之子遽行其法有違人情卿等以吏曹欺罔君上予以爲遠於人情倘若欺罔則予豈愛惜而不治其罪甲孫等更啓曰本府初問除授敬身之由吏曹郎廳答云有老親者三百內外叙之法已立而今三百內無守令窠闕故也本府又問陰城德山乃三百內亦有窠闕何不除授答云職事不相當也臣等以謂吏曹初言三百內之法則三百內除授之法吏曹亦不詳也又若以敬身散官爲四品而德山陰城爲縣官職事則亦有判縣事知縣事之法已立豈以職事不當而然乎逢迎判書之意曲稟上旨昭然明甚不兄臣等之請以其重大臣也然敬身之職今雖改正於崔府聖恩

不貲 上曰吏曹答以職事不相當者以卿等不授守令之問也卿等之言雖善然以未能的知之事深探其事而論之非美事也竟不允○刑曹啓慶州囚強盜猶三請依律處斬從之○甲戌御勤政殿受朝○兼判吏曹事崔士康上言曰臣不合銓曹動輒錯誤覲回就職深爲未便乞罷臣職不允○吏曹判書崔府上言曰臣性本昏愚年過七十衰老月加昧於施爲允於除授之時屢致差失不合銓選之任乞收臣職事不允○議政府據刑曹呈啓今世俗無子息亡妻奴婢其夫因仍使喚及改娶他妻則其奴婢即還本宗竊惟夫之亡妻雖改娶非婦人改嫁之比無義絕之理而還奴婢于本宗未便且無子息無傳繼繼母奴婢於奉祀義子分半許給已有定法獨前母奴婢奉祀義子不得役之亦爲未便又賤妻子若於嫡室無子則承重奉祀曾有定制而無子息嫡母及前嫡母繼嫡母之奴婢全不許給有違承重之義並不合情理請自今無子息亡妻奴婢其夫使喚及其身死於後妻所生承重長子給三分之一若無嫡子則承重良妻子給五分之一賤妻子七分之一其餘奴婢並還本宗其無子息嫡母及繼嫡母奴婢承重良妻子給三分之一賤妻子給五分之一其餘奴婢依已行格例施行且三歲前收養雖

曰即同己子然於收養父母既不得承重而為本親無降服之例宜論以孫外若為後之子則降本親之服為為後者親屬依本親例行服不可論以非本孫况承重義子情義尤重論以非本孫萬無是理雖於祖上遺書有曰非本孫毋得與他之言請依正統三年九月受 教勿論遺書有無一依前項條件施行 從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貢法未行各道禾穀損實首領官以一身難於遍行糾察請擇遣曾經臺諫六曹五品以上公廉勤謹者及期踏驗從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濟用監一國財貨所在歲在丁巳本監奴盜財貨贓滿伏誅今貴生等猶不懲戒密開庫門縱意盜竊此則全是典守官吏慢藏所致請自今於本監四面高築垣墻其紗羅綾段等稀貴物貨作櫃堅藏庫門之扉重設鎖鑰夜直及晝直官吏必相面巡毋致乘間作賊且賊人見告者十貫以下賞緜布十匹二十貫以下二十匹三十貫以下三十匹四十貫以下四十匹五十貫以下五十匹各以犯人財物充賞從之○乙亥寧邊都護府使宋宥仁价川郡事孫蕃結城縣監盧湜辭引見曰義倉斂散守令之急務但於還斂之時不宜刻迫徵督爾等知之○議政府據吏曹呈啓東西沿邊並無縣監請茂昌縣亦陞為郡其土官依慈城例給遊

兒其子弟依他必邊各官例叙用從之○歲吉道定平府兩電傷禾○

丙子忠清道兵馬節制使李思任延日鎮同僉節制使鄭得芝基川縣

監趙珩辭引見曰比來邊警屢報備禦之方不可忽也且守今之職

專在字民勸課農桑亦為急務然過於騷擾則民不安業義倉斂散不

可緩弛然失其時宜則民不聊生此非細故各就乃職勗哉○遣判中

樞院事李順蒙于慶州禮曹判書金宗瑞于全州奉迎太祖辟容將

以改畫也○禮曹啓御容奉迎儀注前期行先告事由祭如有名其

日繖扇陳於殿門外殿司禁分立於殿庭東西設輦於門外幄次南

向設香樓于於其南時至觀察使以下各服朝服無朝服者入就殿

庭行四拜訖以次出序立於祇送位執事二人升自東階由東戶入奉

御容函由中戶出安於輦假司禁前導香樓子次之繖扇次之輦進發

奉迎使隨行觀察使以下躬身輦過平身侍衛如常祇送于五里程所

過各道觀察使各官守令具朝服迎於境上望輦躬身輦至小駐觀察

使以下行四拜禮訖前導官卑者至所館門外躬身祇迎執事二人奉

御容函由中門入安於大廳卓上繖扇入陳如常觀察使以下入就庭

中序立執事者上香觀察使以下行四拜禮翌日質明觀察使以下入

庭行禮及祇送如前儀皆時服到京由正門入內○丁丑議政府啓本
朝中外官吏必須待滿三十朔五考三上者加資已有定制吏兵曹於
除授之際或因窠闕不足或人器不合雖未滿箇月或以啓功郎超授
六品或以通善郎超授四品有違立法之意且外官則待滿五考加資
而京官如此因緣超授資格實為未便况軍功受職人以此一時之重賞
或加資或越資而京官只以闕窠不足無功越資尤為未便謹按宋制
凡除職事官以寄祿官品之高下為準高一品以上為行下一品為守
下二品以下為試品同者否崇寧中吏部授選人差遣亦用資序高下
分行守試三等政和三年詔選人在京職事官依品帶行守試其外任
則否且唐馬邈以從六品奉議郎資行從七品殿中侍御史職事韓泰
以從八品承奉郎資守正八品監察御史職事劉禹錫以從九品文林
郎資守正八品監察御史職事乞自今倣古制行守之法吏兵曹於除
授之際或因窠闕不足人器相當不得已有陞降之人則具詳備細啓
聞資高而降差卑職者稱行資卑而陞差高職者稱守資品相當者及
外任官吏仍舊差下將其不得已授行守者於除授啓本及移文臺諫
時并錄以憑考覈如此則考滿加資之法不毀而乘時冒濫之弊可杜

其合行事件條列于後一集賢殿副提學以上外東西班三品以下各
品內不得已陞品人臨時注擬啓聞仍本資陞守職事其加資則待滿
五考依例施行其中以差年實事取才呈都目陞品及去官人除授不
在此限一資高者行職差下時毋稱本職只以本資稱行差下二品以
上職事雖資高者降差卑職毋得稱行其二品以上降差三品職事者
必須經實職稱本資差下一例當陞品議政府舍人六曹郎廳丞政院
注書等官亦於箇滿陞品之際仍舊資陞守職事一其行守職人等本
衙門座次禮度及祿秩科田子孫承蔭等事一從職事施行朝路儀物
隨班序次及外方出仕時祇迎坐次相會禮度及一應公私相會坐次
禮度等一從本資其中陞守人還降職事者科田承蔭亦從已經職事
一堂上官已行通政則與他通政已爲區別雖差行職其儀物禮度坐
次序立等事一依堂上官例一參外官資高者罕少而窠闕數多除授之
際互相防碍勢難充差則吏兵曹臨時取旨施行從之○戊寅召領議
政黃喜右議政申槩左贊成河演右贊成崔士康左參贊皇甫仁右參
贊李叔時兵曹判書鄭淵參判辛引孫等議備邊之策僉議云甲山地
面賤人聲息屢報宜加兵卒以備禦敵慶尚道泗川固城寧海最爲近

海防禦緊急邑城未築宜急築之下三道及黃海道沿邊散居人民
彼賊可畏宜令移入陸地以避賊變又各官城及甕城敵臺池濠一時
並作爲難宜當漸次築之且下三道沿邊各官築城畢役後內地各官
邑城以次築之爲便從之○傳旨慶尚道都觀察使權孟孫今卿欲代
服外祖母之喪予惟代喪之法乃承重長孫之事無外孫代喪之例卿
其知之○咸吉道都節制使李世衡母在京上命使來覲世衡至抱
川患病送醫藥治療世衡輿疾入京遂賜米十石○議政府據兵曹呈
啓兩界赴防軍士因覲親掃墳不直赴防禦處者亦以發京日爲
始給到茲詎之徒寅緣親病累月留連濫錄虛到未便請自今以防禦
處到日爲始給到滿周年適差從之○己卯御勤政門受朝宗貞監所
遣汝每多羅等四人隨班獻土物○金滉上言曰臣以積釁橫罹家禍
臣文學知奄辭盛代臣廬於墓側纔閱五月伏蒙 聖恩授臣護軍職
事使之起復聞命驚慟罔知所措臣本不才備員承文院而自去年冬
至今年春二月適因 朝廷往復文書浩繁兼以野人去留情願取招
事劇又蒙差回奏使書狀因此夙夜奔走未得休息當先父宿疾復發
之時臣欲請告侍藥父曰我之疾只是宿證勿慮供職又欲請免書狀

之行父曰今日之事關係匪輕不可請免且死生有命又以今日觀之猶可延生以待汝回不許請免臣飲泣答以惟命是從自是出供王事入侍父疾然未得常在床褥之下藥餌之奉多所稽慢以致終天之痛臣今之所可爲者准有三年之喪庶伸罔極之情而墳土未乾遽應除拜則臣於先父生死俱爲缺孝實是天地間一罪人將何面目立於世哉臣伏覩國家之制非將相大臣關係最重不許起復臣徒以粗識吏學一二字濫承起復之命豈但不願輕重忘哀應命之謗播於一時而已短喪毀禮之議恐穢青史於千載也且曰事大任重必須起復則承文院提調曾稟教旨掄選習業成材者四五人俾全其任雖微孤臣之鹵莽其於事大萬無所欠若曰三年終制恐廢所業則臣既承吏學之命以爲己任雖在衰經之中安敢廢業以負委任之重哉臣嘗患頭目眩暈腿脛蹇澁自遭喪以來非徒宿痾尤劇百病交侵精神恍惚雖欲力疾就職豈敢驅策臣念至此進退惟谷祇切踴歎伏望 聖慈矜憐特回睿斷收還爵命俾終喪制非惟小臣幸俱螻蟻之微命庶幾少裨孝治之萬一不克○洪州牧使趙壽山求禮縣監朴肆辭引見曰禾穀踏驗有支持之弊紙墨之費以此稽古制行貢法非有厚歛之心也然

無識之民豈知責法之意耶汝等知之且還上歛散雖不可緩然一
於督迫而不察民隱則亦非字民之仁也歛散之機在汝等量宣布
置○初成均館及東南部學生二十六人因遊戲往三角山德方庵
庵僧請隣寺諸僧伏於路傍乃於洞口鳴鼓伏者俱教儒生棄衣冠
散走被擊者數人有權節者強勇過人以石擲却之諸儒賴以得免其
僧徒訴於刑曹刑曹啓允儒生遊覽山寺之禁已立而今儒生等群至
寺社歐傷僧人奪其雜物有違學生志趣及事叢並皆逃匿尤爲不可
請嚴加追捕勿論功臣之後及有蔭悉禁身推効命下義禁府儒生聞
下義禁府皆自請獄時柳季聞爲刑曹判書其子學于德方庵僧季聞
以此懷憤士林非之○庚辰禮曹啓 顯德嬪魂宮祥祭後朔望祭及

俗節四仲時享祭祀文規式依墓所例書曰某官某謹奉教旨敢昭告
于顯德嬪從之○咸吉道監鍊官啓火炮放射之法最是禦賊急務今
本道六鎮各堡軍人等因愚惑懶惰全不顧慮請遣軍器監去官藥匠
使之教習監鍊官察教習勤怠其勤勞有效者賞職其怠惰者仍屬各
鎮火炮軍以爲勸懲且各官火炮及鑄鐵信砲或致遺失必是工匠盜
用而然也請刷工匠依六典論罪或於六鎮分置下兵曹議之兵曹啓

火砲放射能否在監鍊官糾察勤慢京中去官藥匠不宜頻數下送請
勿舉行若火砲盜用工匠則令監司推覈論罪從之○辛巳奏聞使通事
金汗先來啓 皇帝有賞賜仍進膳寫勅書二道 上引見賜衣一襲
○以金一起行同僉知敦寧府事金義之行判司僕寺事度智守司諫
院左獻納尹士昫守司諫院右獻納始用行守法○議政府據兵曹呈
啓各道大小邊將或以犯罪奪告身之人自占軍官帶行大批軍卒赴敵
立功則例當賞功今不問罪之輕重黃緣請托以階他日叙用之路實爲
未便請自今一應罪干綱常犯賊人勿許率行從之○癸未平安道經歷
柳漢生黃海道都事柳規辭引見曰平安道之人因築城或致騷擾黃
海道之民亦以平安道之故不能安處爾等各就乃職撫恤民生且義
倉斂散一從於法則民有怨咨法不可廢而用法之權在臨民之人爾等
知之○金滉又上書請終三年之喪不允○刑曹啓典獄囚強盜波豆
依律處斬從之○乙酉金滉又上言略曰三年之制竟欲終之而不可
得則臣所望者唯有願得行期年而已昔宰予請行期喪夫子責其不
仁臣之不肖亦非不知其不可也唯以天威至重微誠難格未敢固請
閱三年之服耳三年旣未得行得行期年斯可矣此臣今日之至願也

伏望 聖明矜察，憐臣之辭，出於惓惓，許臣之仕，姑待期年，不允。○知茂珍郡事，吳致善知旌善郡事，權厚辭引見曰：踏驗禾穀，其弊多端，故用貢法，然無識之民，無奈以爲厚斂，歟致善啓曰：臣再補外寄，且居卿閭，備詳民情，當初貢法之行，或以爲不便，及至試驗，然後皆以爲便。上又曰：義倉斂散，須要審察民情，以行其法。今之守令，懶者怠於斂散，能者失於刻迫，非所以恤民之道也。爾等往，敬乃職，以副予意。○又祈晴于四門。○丙戌，成川都護府使崔潤溫知康津縣事，金利貞辭引見曰：農桑衣食之本，還上救荒之資，皆庶民所以自養也。然勸課未盡，則或有惰農，斂散失宜，則民不聊生。爾等往，就乃職，各盡乃心。○上謂承政院曰：皇太子既置講官，又立詹事府，以決庶務。我國東宮僚屬，雖有書筵官，既任進講，又兼庶務，不合古制。治事之官，不可不立。況古制既明，其傳教吏曹置治事之官，都承旨趙瑞康等啓曰：東宮僚屬，自開國以來，只設書筵官，無有欠闕之事。一朝遽設新官，未便。況我國豈敢與 皇太子之事，一一倣效乎？如此大事，須當與政府議之。上曰：皇太子與我國雖有大小，其事則一也。爾等其勿止之。仍令瑞康擬草吏曹報議政府牒。瑞康遂撰進曰：書筵專爲進講之任，以至宮中庶務亦

並掌之有違設官之意謹按大唐六典太子詹事府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一人正四品上詹事之職統東宮三寺十宰府之政令舉其綱紀而修其職務少詹事爲之貳乞倣古制設詹事院置左右詹事各一人同詹事一人皆從三品官在藝文直提學之上主事二人正八品階除七品去官使專掌宮中庶務以分職任 上欲令世子裁決庶務故置此官○召義禁府都事朴回問儒生與僧徒相鬪根由仍傳曰余亦聞僧徒之爲非然不可以此而獨偏儒生也當虛心推問可也儒者進就之士當承守國家之法今乃違法遊戲山寺奪佛經毀佛卓累日橫行而教官不能考察予欲并鞠教官其議諸提調以聞○右獻納尹士昫啓黃海道境壤褊小今以入居損實等事各遣敬差官臣等竊恐小道騷擾之弊不貲况入居事兵曹已受教行移本道令隨其各官民戶多少量宜定數本道監司守令可依此例施行雖不遣敬差可也 上曰入居敬差不可不遣其停損實敬差官可也士昫又啓曰儒生歐僧徒實是狂童不識邦憲所致今繫獄經旬雖保放効問亦可得情 上曰儒生之徒固當恭順自牧今儒生不循邦憲群聚遊山敢肆狂妄儒生學聖人之道者也聖人之道豈以狂妄爲事乎曩者儒生譏我禁遊寺之

法曰不知 殿下愛其儒乎愛其僧乎是誹謗之說也儒生之狂妄其來
久矣爾等有何所聞而有此說耶予於儒生與僧徒有罪者下獄推問
而已予何有意於其間哉士昫更啓曰臣等曾不聞儒生誹謗之說且
不以儒生爲無罪但儒生狂狷不知國家條章而然耳僧徒成群鼓噪
恣行鬪歐其暴莫甚以此敢請保放儒生 上曰予不以爾等爲知誹
謗之說而有此說也儒生遊山作弊已曾禁約今儒生違禁至此其狂
妄之罪爾等宜當請治又從而請保放可乎昔張橫渠抱琴而歸有一
僧捫琴橫渠曰琴聖人所製而異端執之不祥也遂絕絃投水略無肆
怒聖賢闢異端固不如此儒生也古來聖賢不能頓革僧徒則豈儒生
匹夫所能排斥乎刑曹所囚移下義禁府亦特恩耳汝請保放果何意
歟培養人材將以致用爾等使此狂妄之輩任情自恣將安用之士昫又
啓曰臣等非以儒生在妄爲是但儒與僧相鬪而以繫于獄恐其有累
史策而已○京畿觀察使尹炯以母病辭職不允○丁亥義禁府都事
朴回將提調之言啓曰教官職掌教訓今使儒生至此亦宜推問○召
右獻納尹士昫謂曰予聞僧徒撞鍾聚黨持杖逐儒以此言之僧人之
罪固大矣然予未知其實也儒生二十餘人成群到寺恣行狂妄儒生

之志亦掃地矣諺曰童牛折轅必成良牛此喻武士也若儒生以恭順爲道潛心聖學而已廢業閑遊竊取佛經破僧器皿豈學道之士所可爲乎國家設教官非徒爲教訓句章而已儒生之狂妄若此而教官不之察教官亦不爲無罪其知之○咸吉道都節制使李世衡卒致吊致賻賜棺槨松脂及紙五十卷○傳旨忠清全羅慶尚道觀察使曰松骨是進獻之物其捕捉之方須廣行布置近有人言松骨秋來拚飛於北方至冬則逐鵝鴨飛向南方南人不知捕鷹之術若設器械則亦可能捕卿知此意吏設器械多方捕捉其褒賞之典亦依兩界施行○兵曹據濟州教差官李鳴謙啓本啓本州人多地窄若新舊牧場並皆禁耕則居民生理可慮請漢拏山牧場及舊牧場聽民耕種互相陳荒移放馬匹則民生馬政兩得其宜從之○八月戊子朔召領議政黃喜右議政申槩判中樞院事成達生雲城君朴從愚左贊成河演右贊成崔士康左叅贊皇甫仁右叅贊李叔時兵曹叅判辛引孫議薦可極咸吉道都節判使者僉以同知中樞金孝誠爲薦又命議江界人朴丁所告新地尋訪與否僉議曰使朴丁率軍人尋訪爲便時新地之說傳之已久尋之非一而竟不得其虛妄昭昭且以勢言之咸吉平安鴨綠江之

間又安有新地 上稍信其言故告者相繼以鈞錙銖之利大臣不能以正言止之皆曰可尋時人欺之○傳旨禮兵曹今八月初九日將親試文武科預辦諸事其文科館試及漢城試試四書疑各取三十人武科觀試試步射二百四十步取五十人○江原道原州兩電傷禾○宗貞盛所遣仇羅沙也文等二人望古羅等三人來獻土物○禮曹啓司譯院講肄官勸勵事件曹與承文院提調磨勘具錄一置承文院吏文生徒三十人近二十年略無成材者且司譯院講肄官三十人厥數猥多成效者甚少徒費廩祿乞將吏文生徒合於講肄官本曹與承文院司譯院提調擇其容止言語及才學通敏者仍舊定額三十其餘從自願各屬司譯院一本曹與本院提調一同四孟朔考講置簿歲抄本院通考每月置簿分數多者加資勸勵其專業不怠才學特異者陞品褒賞怠惰無效者以一歲為一次一次降一等二次降二等三次退奪告身但其文臣並試其才則似渾於生徒慮有羞惡之心若以為已任專精隸業灼有成效特加褒獎一受軍職者必於司譯院隨品兼差凡大小朝會勿然本衛並令隨參東班一司譯院中一禁鄉語已有著令今司譯院苟有冥闕即以他官差之不得已雜用鄉言甚為未便今後依已

曾受教母除外人須以本院官及講肄官填差一其中能通者每赴京
行次不計後先度數頻數隨其職品正官差定從之○遣繕工判事金
益祥于慶州繕工副正何復生于開城府護軍安拓石于全州校書校
理李承門于永興修葺影殿○己丑執義李思拓啓今特設詹事院臣
等以爲東宮僚屬既有書筵十人進講經書九千東宮舉動則中護掌
之而無他可治之事且本國壤地偏小祿奉甚少不宜加設官職以費廩
祿臣等不識詹事院所以設也 上曰加設此官之意詳在吏曹報政
府之文觀此可以知予意且非加設祿科但以閑官兼差耳思拓更
啓曰東宮視膳問寢之外固無餘事今加設僚屬以治何事 上曰書
筵全任進講而無治事之官以此稽古制設此詹事院爾其知之思拓
又啓曰詹事之設雖稽古制然本國之事與古制多有不合安能盡循
古制允行事之際稽古折衷可也豈宜先稽古製而一一效倣乎且書
筵官輔道東宮已經二十餘年無有所欠何必設此官也 上曰予既
定矣不可改也思拓更啓曰自古東宮無治事之例若天子有巡狩征
討等事則太子留都撫軍監國而已上稽盛治之世莫過於三代然夏
之制商不能盡行商之制周不能盡行或沿或革隨時制宜且三代之

制至周大備而文王爲世子不過朝於王季日三未有治事之文今東
宮別無餘事而設此官職則是爲冗官若將有所治之事則有違古者
太子不治事之制反覆思之無一而可 上曰東宮豈無可治之事第
設此官使治宮內諸事耳思拓更啓曰 上教至於如此而臣再三啓
達誠恐煩瀆然開闢以來未有盛於三代而詹事之官未之闢也况我
太祖太宗創業貽謀其所成憲萬世之所當遵守而不設此官夫豈
當設而不之及也 上曰予近患疾庶政萬機慮有所闕且予之病勢
未可期以一二日也厥終其不使世子治事乎思拓更啓曰此官終古所
無而今遽設之非唯臣等聞之驚駭大小臣民莫不皆然若曰萬機浩
繁有勞於聖體則常行公事議政府直行不必令東宮治之也且東宮
每於視事之時及常時所啓庶務靡不參決不必別治諸事而後知其政治
也一國之事固不可分啓二所况 殿下春秋鼎盛豈可以微病分其
務乎 上曰毋逆料強爲之說○禮曹啓今文科親試時館試則居齋生
貢進士初學許令赴試今八月初一日以前未入學者勿許赴試漢城
試則時行從三品以下前銜六品以上及四部學堂今八月初一日以
前入學生徒吏文漢學曆算生徒成衆官等並許赴試從之○庚寅司

憲府上疏曰切聞古先聖王之教養太子也爲之擇其師傅選其僚友使之講論經學培養德性以爲他日承祧主鬯之基是故平居則視膳問寢有事則撫軍監國耳未聞治庶政決庶務也今命設東宮詹事之官是將以俾掌庶事也立其官府設其僚采屬其胥徒定其肄臺出納命令奉行機務則職秩雖有降等而與 殿下近侍給事之任何以異哉安有大內東宮各有管轄乎大抵事有體統然後庶績咸熙而群情胥定自命下以來聞者驚愕罔知其由且東宮邸下學問雖已高明德性雖已廣大而益專講論之事益浚出治之源不必躬親歷試也儻殿下以聖躬微疴欲遣煩細豈以一時之便而遽行前古之所無以駭臣民之觀聽伏望亟還其命以合儲副之名以安朝野之心 上曰詹事院之設吾計已孰不可改也執義李思哲啓曰詹事院隆古所無而始見於唐制然當是時掌治東宮之僚屬耳未嘗參決國政也况時異勢殊豈可援以爲例乎 殿下春秋鼎盛茂膺萬福豈可以一時微疴遽移庶務於東宮也歷觀古今聖莫聖於文王觀文王世子篇則視膳問寢之外固無他事若此事聞於上國則其謂 上體萬福而國家無虞乎允立法創制雖至精至密或有後日之弊况此事在當時尚不協於

與情乎若曰詹事之官雖設而不使治事則於東宮既設書筵又置翊
衛司而新置無用之官不亦煩冗乎 上曰爾等何臆度而爲此說耶
思拓更啓曰詹事院終不使治事則實我國萬世無疆之休而臣等當
受逆料之罪矣且將不治事而虛設冗官則無奈不可乎願留三思
上曰前言已盡更無所言大司憲鄭甲孫執義李思拓持平許斯文白
效參等合同詣闕啓曰臣等將新設詹事院之事再瀆 震聰未蒙俞
允深切怏怏今設詹事三人主事二人衙前十五人使令二十人與承
政院大同小異是將使東宮分治庶務也其常行庶事已令政府聽理
其間別有何事致勞聖慮乎 殿下春秋鼎盛未及中身舉國臣民咸
仰至治之極何至今日遽厭庶務以致一國臣民之缺望乎 殿下於
大小之事必咨大臣新設職官國之大事而略不與大臣議其便否只
令集賢殿稽考不合今日之古制以定大事臣等不勝憤惋以今日言
之雖曰無弊以徃古觀之盛衰相尋理之常也安能保其後世之盡如
今日乎若或君臣不如今日則此法之有廢必矣大抵立法之初雖期
萬世而無弊然法久則必弊况在今日未能必其後世之無弊者乎伏
望更加聖慮與政府大臣僉議而行之 上曰此事予既熟思而後定

之卿等何淺慮而來啓也甲孫等更啓曰 殿下天縱聖神允所施爲
至精至詳臣等量淺識薄豈足以慮事周密乎然隆古聖人好察邇言
無莠必聽且諺曰負兒之言傾耳而聽臣等之言雖淺狹宜當詳察臣
等所言儻無足可取然國有大臣豈無可與共圖者乎唐虞三代之際
未有此法唯唐有此官然中國與我國異太子僚屬至多詹事但治僚
屬之事耳非如今日創立之意也且我國之事無大無細中朝必皆聞
之今此詹事院之設豈不聞乎曩者高得宗失言於中朝今又聞設詹
事院以分庶務朝廷其肯知 殿下安享萬福而將謂朝鮮太平無虞
乎乞合衆議以定可否 上曰安有群議而成大事者乎甲孫更啓曰
細瑣之事不須廣議大事安可不與大臣議之乎今論以大事不可群
議臣等以爲唯大事故可議若此之事豈可不取群情乎今聞 上教
未知所謂 上曰前言已盡茲不復言○以高若海爲開城府留守洪
師錫同知中樞院事李孟珍慶昌府尹金孝誠咸吉道兵馬都節制
使金允壽會寧節制使河漢吉州牧使○原從功臣子孫南尚正等 上言
曰自古帝王乘運開國必賴人臣之佐然後創業垂統以成一代之治
是故人君之待功臣必重其禮功臣之輔君上必盡其忠而與國咸休

永世無窮者古今之通義也恭惟我太祖太宗潛邸之初臣等祖父夙夜翊衛服勞不怠逮至即位賜以原從功臣之號賤田減獲宥及後世及我殿下即位以來一遵先王成憲其子孫宥罪無異三功臣之後聖恩至渥內切感懷圖報無由然三功臣子孫則特設忠義衛年才十八即令入番允行幸講武靡不扈從補額軍士許身盡節世世相傳以繼祖父之勞法甚良也願惟原從子孫同是功臣之裔曾無宿衛之門徒切忠誠未展所懷終老于鄉者或矣於子孫欲繼祖父之志世篤忠貞之心何如也以先臣功烈雖未及於三功臣在子孫翊衛之心固無彼此之殊若以祖父功烈未及於三功臣使不參於忠義衛則別開扈從之路使臣等不墮祖父之忠誠此臣等之至願也昔在唐宗爲功臣之後而特設子孫正負之官宋宗因伯友奏疏而擢用六朝功臣之後是皆不計勲勞之大小而並皆入仕衙門使功臣子孫世代爲臣故史臣稱羨直書于策至今照人耳目伏望主上殿下念祖父隨從於國初憐臣等志切於宿衛度古今制法之宜補軍士加定之額遂令臣等朝夕侍衛以伸宿願則非徒臣等不渝於夷險抑亦祖父感泣於泉壤矣不允○大護軍金何回自遼東賜衣一襲○兵曹啓今親討武

科觀試以時散保義以下並許赴試依舊例給暇從之○辛卯大司憲
鄭甲孫掌令閔騫持平許斯文白效參等詣闕啓曰昨日教曰詹事院
予不得已而設之然此事關係宗社若論其不得已則未有如宗社之
重也今將立大法何不議諸大臣以取國論乎臣等反覆紬之無一可
者 上曰卿等不知事之細密乃爲迂闊之說甲孫等更啓曰臣等本
非他國之臣也於國政大體何所不知臣等竊意 殿下春秋鼎盛別
無勞悴之事國家庶務何必付於東宮臣等雖薄識淺見然三代以前
未聞如此之制也况 太祖太宗亦不設此官豈可以 祖宗不立之
法遽行於今日乎若以中朝言之 太宗皇帝少患風疾當視事之時
每令仁宗侍側傳旨而已仁宗時宣宗亦如之此法儻若可立則當是
時豈不立乎古來未有之事今乃遽行若使萬世皆如今日之盛則猶
可也苟或不然則末流之弊不可勝言且 太宗付托於 殿下其意
必不如是願加商量須謀及大臣與國人 上曰予更無所言卿等亦
安有更陳之言予當親見大司憲諭之甲孫更啓曰 上教已詳臣等
之言亦盡雖蒙賜見上無所教臣無所啓然今觀所引唐制詹事院掌
太子僚屬之事耳非治天子之庶務者也設詹事院使治國之庶事固

非唐家之本意也。古人云：父在觀其志，釋者曰：父在子不得自專，且東宮臣也，安可自專而不稟於上乎？此官一設而父子君臣之道乖矣。朝廷常以我國爲禮義之邦，若聞此法則其肯謂我國有君臣父子之道乎？且以歷代言之，豈無賢聖之君能知詹事院之爲可設也，然而自古及今未有此法，是豈盡迂濶而然歟？願陛下反覆商量。上曰：卿等之言實爲詳盡，予當親見以諭予意。○成均館啓親試時不考圓點多少，但令定限赴試，因此閑遊廢學者當親試，過期則爭先赴學，已過則輒散四方，有違勸學之意，請自今式年後次年別試，則生負進士及升補承蔭寄齋滿圓點一百者，私糧寄齋滿三十點者，許令赴試，又次年別試則點數加一倍，其圓點已滿者雖不及限，其限前二十日內已赴學者，并許赴試。下議政府議之，賫私糧赴國學者，謂之私糧寄齋。○傳旨黃海道觀察使令卿啓云：道內惡病人皆以爲鳳山棘城觸體爲祟，邪疑滿腹，漸成勞瘵，自至死亡必矣，須募僧拾骨燒之以解疑惑，且水陸齋乃禱祭之例，亦是救民之事，姑從民願。依戊午年例，復行何如？卿隨宜便易布置。○傳旨禮曹令親試成均館五部學堂諸生，以八月初一日在學者，乃許赴試。其辛酉年後圓點滿百日生員進士及赴學滿百

日幼學今年七月內雖一日在學者并許赴試○兵曹啓各道沿海散居人民並令每里聚居每十人爲一統每十家爲一隊弓矢搶劍各因才質備之手不釋兵有變相救使觀察使節制使及海道察訪軍容敬差官考察已曾受教其未盡事件磨勘具錄一下三道及黃海道沿邊各官海口人民聚居者甚多國家昇平日久民不見兵雖統隊持兵之法已立然所在守令慢不考察故無知小民不計後患尚且孤單散居倘有不虞之變誠爲可慮請於邑城不遠可居之地隨宜屯居一依受教定爲統隊以壯實幹事人作頭目於隣里出入耕耘來往之時各執兵器以禦外侮不得已勢迫則各於邑城馳入避患一沿邊居民雖公每里聚居若枕海極邊邑城最遠所居者倉卒有變則壯者或可登山以避矣婦女老幼無由避患守令亦必不及救援尤爲可慮大抵沿海土地沃饒屢獲豐稔民樂恒居盡移邑城近處似乎勢難雖賊船可泊若潮水相連泥陷難步之處林木鬱密可以避難之處又兵船泊立邑城附近易避賊變之處則已矣其餘賊變可畏之處或木柵或石堡或土築隨地之宜量數設置以廉幹武才者勿論良賤定爲頭目色掌指揮防禦諸事書則歸農夜則屯聚以備乘間擄掠之患一騎船軍是

水上防禦正軍除雜役專為防禦累曾立法各官守令視為餘事定以
雜役萬戶千戶則乃至役以私事以致防禦疎虞請自今申明考察毋
得役使常在船上精機械謹候望以嚴海道防禦使海道察訪及典船
別監點考以固國家藩屏永奠邊民從之○壬辰議政府啓臣等見吏
曹呈乃知於東宮立詹事院臣等以為難雖 祖宗所無之法若有不
得已之機則不可不因時損益以立新法也今東宮別無可決庶務况
祖宗所無之法一朝遽立未便 上曰予非別立新法但倣古制例
置官府是何害於義哉○集賢殿啓今儒生等閑遊僧寺與僧徒相鬪
皆繫獄其中必有豪傑之士今當取士之時不許赴試則恐有遺珠之
嘆乞姑令赴試後治罪 上曰爾等之志狹矣豪傑之士不得赴試者
非獨此輩也儒者其操心固當恭順今此輩懶學閑遊狂妄不肖雖有
豪傑之士已在縲紲之中豈可輕赦而赴試乎前日諫院亦以此意來
請是亦不可也○掌令閔騫啓曰別試之法專為勸學設也今見成均
儒生曾不居齋朝聚暮散或出或入窺覘親試試後四散於勸學之道
誠無益也今別試圓點滿百而七月內著名者方許赴試然雖無圓點
八月初一日在學者亦得赴試圓點雖過一百而七月內不在學者不得

赴試恐有不均之嘆臣等竊謂親試盛事也宜廣取士之路或以一百
點或以五十點量宜定數而除七月之限 上曰別試限法予未領其
要今爾等之言是矣然已再更其限而今又更改未便審又啓曰勤政
殿 殿下受朝之所非月朔則 殿下尚不臨御今觀大臣或因議事
或因注擬必於是殿此前昔所未曾見聞借曰恐於炎熱或致暑毒然
大臣之私第豈有過於朝啓聽哉自後勿許勤政殿議事 上曰予恐
者老大臣中暑特命之耳且非坐交椅繩床何咎之有○王世子引見
都承旨趙瑞康右副承旨姜碩德議殿試時講經製述分數以啓曰一
除講四書只於三經中抽札考講大通者給六分通者給四分略通者
給二分其中或自願四書或自願五經者亦聽於自願經數內一經抽
札考講依前項例給分經數加於他則有博覽之功自願四經者於元
分加給一分自願五經者於元分加給二分一試策問一道假令中者
二十人則居魁者給二十分以次各遞減一分中者十五人則居魁者
給十五分亦依上例以次各遞減一分一講經分數及策問分數參考
第其高下其中分數同等者亦以策問優劣第其高下一粗通者雖不
給分數亦於策問製述許令赴試下議政府禮曹集賢殿同議以聞僉

議可依所啓從之○遣柔川右邊孝順于平壤奉迎 太祖醉客○兵

曹啓武科觀試時試取條件一騎射五發四中以上者取若四中者少則三中者並取一擊毬但取分數不關黜陟一武經七書四書五經通鑑小學中從自願講考通一書者取一二百四十步三矢內二矢以上者取一三十步小的用鐵鏃三矢但取分數不關黜陟其給分數依七十步例從之○癸巳司憲府啓今儒生違限不得赴試者特許并赴若官爵除授宜有特旨科舉取才則又降特旨不可也既立限日又降特旨則從此希望特旨怠於居館者多矣深爲未便 上曰爾等之言雖是人君旣施恩澤收之不可遂不允○左獻納庚智啓東宮詹事院之設臣等未知其由未即來諫今憲府再三來啓而未蒙允俞臣等反覆思之東宮顧無治事之制此官不宜設也 上曰詹事院予倣古制而設智更啓曰此雖古制然在當時東宮別無所治之事何必設此官也事已施行則勢難更改乞於未行之前更加商量 上曰予已定計不可改也後日可知予意○傳旨刑曹司謁司鑰書房色行首飯監罷其任者有職者則屬於鷹坊無職者則各令本司役之若四品則勿屬鷹坊○宗貞盛所遣沙應古時羅沙也文等十一人來獻土物○傳旨各道觀

察使及開城府留守才人禾尺等屯聚幽居不事農業專以柳器皮物
資生故曾改稱白丁給土田與平民雜處相為婚姻之法載在六典今
聞官更人民等因以新白丁為號視與平民區別所在官守今役於田
獵等雜事以至柳器公然收斂者或有之其具雜役之狀以聞○乙未
議政府據吏曹呈啓全州慶基殿慶州集慶殿平壤永崇殿直請依永
興濬源殿直例從監司薦望差遣全州慶州無土官其殿直依京中例
遷轉從之○丙申右獻納尹士昉啓前日本院請停詹事院之設上
教以為後日可知予意臣等竊謂東宮無所治之事而立祖宗所不立
之官臣等未知其意上曰詹事院元是東宮所屬但本國不之設耳
予倣古制而設之雖祖宗未立之事若所當設者則亦有加設者多
矣士昉更啓曰書筵中護職兼侍講翊衛而別無欠缺更有何事可治
臣等以為設此官深為未便上曰前言已盡更無所言○王世子出
勤政殿親自抽扎講舉子○武科四十五人上言曰臣等俱入三矢拘
於觀試五十人之額未得入格上命并令赴試○丁酉王世子出
勤政殿親講舉子○傳旨宗簿寺宗學設立之意本欲宗親習聞
古法效而行之今宗親或托故不肯就學且文昭殿入番及諸處行香

使亦托故謀避者頗多尊祖敬宗之意安在自今諸處行香使吏曹以次啓定若有故者告于承政院啓下吏曹吏曹覈實改定 文昭殿入番典籤以次告課使輪次以入其有故者亦告承政院覈實改差入學宗親則宗簿寺依舊考察有故不得赴學之日告狀于宗簿寺及承政院其有如前冒妄者隨其罪之輕重或收丘史或降職或罷職或削職或黜外○兵曹啓可爲各道沿邊守令各鎮僉節制使萬戶之人依舊例選揀以圈點多者差遣雖無圈點者有武才時散從三品以下九品以上從自願試步射一百八十步二矢以上騎射五發三中以上者矢數置簿隨闕差任廣開用人之路從之○傳旨慶尚右道處置使令卿啓云倭船乘夜舉火見形且於對馬島賊徒聚黨故水陸軍士合番防禦予惟倭賊雖自相攻戰然歸順我國別無釁隙必不無因來歸而水陸軍士合番赴防以勞我師實爲不可宜使每月當番水陸軍整其兵仗慎烽火速斤堆常如見敵善爲措置○戊戌御勤政門受朝宗茂直所遣信廉溫等二人隨班獻土物○召同知中樞院事權躡知中樞院事鄭麟趾藝文提學安止議科場講經之法時儒生不務經學全習詞章前日 王世子親講進對失旨故有是議○司諫院上疏曰臣等

伏聞近者命設東宮詹事院宮中一應庶務悉令專掌以分職任臣等
反覆參詳未審事由累瀆 天聰冀停是命未蒙俞允且承 聖教若
曰古制已然不可強論爾等所啟既已知之臣等親聞 上旨尚未知
詹事院之所以決不可不立不勝憤鬱義在不已臣等竊謂儲副國家
之本輔益之方不可不謹文王世子與賈誼保傳篇詳矣茲不敢贅三
代之制雖不可考然三公三少之外更無聞焉若以唐之六典論之師
傅賓客職在輔導詹事統三寺十率府之政令舉其綱紀而修其職務
春坊領六局左庶子之職掌侍從贊相禮儀駁正啟奏我朝曾倣此制
置師傅賓客之任又雜取詹事春坊六局十率府之職置書筵官及翊
衛司既歷年紀而殊無欠事今欲別立詹事院專拈庶務使書筵官專
於講學臣等未審詹事院所拈庶務是何事歟臣等竊惟儲副之職不
過視膳問安承順顏色耳亦不過隆禮師儒講明道義耳至若撫軍監
國則是特權一時之宜耳且書筵輔德秩三品即視唐之詹事也弼善
秩四品亦是左右庶子也他如司經等職亦皆唐之舊制然則今雖無
詹事之名而詹事之職已具於書筵官矣何必亟置詹事院並設僚案
以駭臣庶之視聽乎臣等曠侍左右親承 聖教猶未能曉然知其所

以况百僚之踈遠乎百僚未知其所以况群黎百姓乎一國臣子驚惶
駭愕未有若此之至也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云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自我 祖宗立經遠保世之謨貽燕翼裕後之章未聞有詹
事官也臣等以堯舜三王之事 祖宗垂統之制望於今日乃何 聖
上以漢唐以後之制爲法乎伏望 殿下亟收是命以副臣民之望不
允○刑曹啓慶州囚強盜升通依律處斬從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
赴京使臣從事官除子婿弟姪外以司譯院望狀所無者帶行則使臣
及請托者並依律論罪已有教旨今使臣欲以所知者帶行亂雜啓請
通事亦因緣請托恬不爲愧且司譯院以人情好惡或一年再望連歲
累望不公莫甚請一依受教申明舉行且司譯院望報本曹本曹移文
吏曹及憲府以憑糾理從之○己亥奏聞使李邊賫勅二道回自京師
王世子率百官出迎于慕密華館 上御思政殿引見李邊賜鞍馬
衣一襲仍賜宴于議政府其勅曰得奏知力拒達達事良用嘉悅王之
忠誠朕所素知初非待今之奏也蓋迤北達達名脫脫不花者權臣脫
歡立之爲主雖假之虛名實專其權前歲脫歡已死其子也先繼其衆
擅權如故每歲脫脫不花及脫歡父子皆遣人來朝貢馬朝廷亦嘗遣

使往彼答賜禮物與之通好實則謹勅邊備防之甚嚴王之所言必是
此種部落今後如彼再有人來但堅此誠若其虛張大言只應嚴固邊
備亦慮野人女真中或有小人因此爲鼠竊者不可不戒也使回特賜
王綺幣表裡至可領也故諭絳花絨錦二段毬文寶相花大紅一段毬
文花深青一段紵絲八匹織金四瓜單纏身莽龍大紅一匹織金宵背
麒麟大紅一匹織金宵背麒麟深青一匹織金宵背麒麟黑綠一匹暗
骨朶雲大紅一匹暗骨朶雲深青一匹暗骨朶雲翠藍一匹素綠一匹
絲絹八匹紅一匹藍三匹綠四匹又勅曰得遼東總兵鎮守官奏東寧
衛軍朴都干爾永樂三年二月間携妻任氏并男朴嵩伊朴邦伊逃往
王國別東村鴨綠江邊居住被張千戶收籍爲民後朴都干爾病故任
氏復同男朴嵩伊妻子五人隨本處千戶江定春於別旦堡守備今任
氏念次男朴隆在原衛同男朴邦伊等大小男婦十七人於今年正月
十五日晚乘鴨綠江凍合潛還遺下男朴嵩伊等男婦五人在江定春
處勅至王即挨究朴嵩伊等到官審實明白遣人送還遼東撥兵鎮守
官給任氏完聚使得遂母子之情惟王秉禮守法朕所素知但慮下人
不能體王之心而隱蔽之王其體朕至意故諭○成均生貢朴冲文等

九十人上疏曰伏聞今八月初十日教官與學官以儒生之故延繫義禁府臣等內切感懷不以僭躡爲諱而謹昧死以闡切謂邪正不兩立薰猶不相容故吾道明則異端微異端興則吾道衰古今之常理也肆我太祖應運開國尊崇斯道首任異端太宗善繼善述益隆文教及我主上殿下篤信道學之正洞察似是之非禁其私度收其臧獲以閉先聖之道以闢邪說之害臣等何幸斯道之日昇乃者學徒數十輩不勝在妄遊諸山寺惟彼僧徒擬諸遊山之禁恃其衆力之強追及洞口既加歐打之辱又有誣妄之訴我殿下姑訊其情付諸有司使問其故處之甚得其宜矣然儒生與僧同訟公庭是雖狂童之自取爲斯道計誠有所憾况以其故延及師長仍囚推鞠臣等鬱悒之情將雖控告大抵成均風化之源禮樂之區任是職者雖有小過特赦之待以重也臣等謹按學記曰允學之道嚴師爲難嚴師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今以庸僧一時之誣告召置於獄以累萬世嚴師之道臣等將安其歸臣等以謂殿下非不欲崇重師儒至於如此者欲使教官省其糾察學者懼其痛繩其所懲前戒後之意誠不淺矣然無識僭徒妄謂殿下崇信吾道不顧禁網恣行非義無所不至臣等恐異端之害

由是兩方張吾儒之道從此而寢微也易曰作事謀始詩曰拚飛維鳥
信乎始之不謹終之莫禁伏惟 殿下益謹始焉且本館生負進士之
所恒居而幼學之輩但寄東西齋更相出入而已而况二百諸生之
中豈無告由者乎今幼學李克培徐岡等數人以可欺之方多般告由
則師長安知情偽而不許乎居館諸生席卷慢遊是誠不制御責有所
歸唯其一二狂童與學堂之生偕行作亂彼惡知之臣等反覆籌之不
知其罪尤加憾焉伏望 主上殿下憐臣等弘道之心察臣等尊師之誠
特降綸綽之音俾出縲紲之中使邪不得以亂正紫不得以間朱則臣
等得有依歸 不允○左正言余孝溫啓臣等以詹事院之設再瀆
宸聰未蒙俞允深切怏怏庶賜明斷 上曰予更無言孝溫又啓曰成
均風化之源而寄齋非長貳所當檢舉也今一二寄齋狂妄之故並囚
義禁府臣等以謂未便 上曰爾等之言是矣今義府禁推効垂訖姑
待之○監春秋館事申槩知春秋館事權躉等進所撰高麗史○遣星
山君李正寧于咸吉道咸興奉迎 太祖御容○庚子 上御勤政殿
親策舉子出御光化門外帳殿親試武舉○辛丑 上御光化門外試
武舉人○文科取前錄事李皎然等八人武科取護軍朴居謙等十七

人○命清平府院君李伯剛左贊成河演禮曹判書金宗瑞右副承旨
姜碩德詣獻陵審視修葺之狀○上謂議政府曰贈同知中樞院事金
德生忘身奮勇脫君父於蒼卒之變不幸早歿無嗣予欲立後以奉其
祀何如其議以聞右議政申槩議曰臣有大功而身亡者追錄其功古
今帝王之美事德生當危急之際輕生奮力頃刻之間手斃惡獸其功
甚大褒賞之典未及舉而身亡又無子孫可謂痛惜自古追錄其功莫
大於立後宜令猶子立以爲後賜給祭田以慰忠魂以示勸勵左贊成
河演右贊成崔士康左參贊皇甫仁右參贊李叔時議曰德生雖亡追賞
其功 聖教至當然臣等竊謂若無子女則以他人之子立後奉祀足
慰地下之魂矣今世俗雖無子奉祀若有女孫則無一人借他人之子
爲後情理固然也德生之死已有年矣而命議追報是特典也以祭田
給德生外孫使之享祀則其子孫必誠心致祭而神又感格矣若使德
生弟祐生次子爲後是爲之後者爲之子必與德生外孫反爭臧獲土
田情理似乎不順豈德生之本心哉若曰田民以爲本孫所有不可追
奪則夫祭以誠爲主祐生之子之情豈如本孫親愛之情乎又豈誠心
奉祀哉以祭田給德生外孫永世享祀以施別典何如 上從槩議遂

傳旨曰贈同知中樞院事金德生在 太宗潛邸時當危急之際奮身果勇能救不測之變其功甚大帶礪難忘不幸早歿又無嗣子褒賞之典至今未舉誠為闕典宜立後以奉其祀且給祭田奴婢宥及永世以報其功其田地奴婢之數一依宋居信之例○初經歷崔敬身嘗為兵曹正郎聽妾母請托以富平船軍金水生妾為無役定于司僕諸真佐郎曹彙聽敬身囑托亦從其請事覺下義禁府鞠之義禁府推鞠按律啓敬身當杖一百徒三年曹彙杖九十徒二年半 從之配敬身子積城庭爐于曹彙砥平庭爐于○壬寅遣左贊成崔士康如京師謝恩仍奏朴崇伊之事 王世子率百官拜表表曰帝德詆數克敦撫育睿恩覃被深切感銘舉國均懽矢心圖報伏念臣幸逢熙代叨守弊封曾未效於絲毫唯知謹於屏翰拒虜謀而不納是臣職之當為何期賤价之回濫荷弘私之渥明綸密勿昭示獎勵之詞彩帛氤氳特荷匪頒之寵榮非望及喜與愧并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度擴包荒仁深字小憐臣愛戴無貳諒臣祇服靡他遂令庸資獲紆異眷臣謹當誓殫素節永作漢藩益竭丹衷恒申華祝方物表曰天眷悉深特蒙寵賚土宜雖薄聊表謝忱謹備白細苧布四十匹黑細麻布六十匹滿花席二十張滿花方

席二十張雜彩花席二十張人參一百觔雜色馬十六匹右件物等產自荒陬製非良匠庶諒由中之信俯容事上之儀 太皇太后皇太后

中宮進獻禮物各白細苧布十五匹黑細麻布三十匹滿花席十張雜

彩花席十張奏本曰陪臣李邊回自京師欽蒙勅諭欽此據議政府備

平安道都觀察使鄭萃呈該句問得朴嵩伊供稱俺的祖父原係本國

人民世世籍居嵩伊及弟表隆遂同帖遂女弟遂莊等俱於本國生長

嵩伊娶本國朔寧縣人金氏爲妻生一女三男附籍當差並無搬去遼

東住止事因今年退計四年間弟朴表隆朴遂同等隨母任氏逃走除

外本無親弟稱朴邦伊者又無親弟名朴隆伊者住居遼東據此臣商

量得如今聖朝四海一家無有內外之殊然此朴嵩伊等原非遼東逃

來人數任氏表隆等實係本國逃逸之人伏惟 聖裁○命晉陽大君

璪安平大君瑢右議政申槩都承旨趙瑞康詣獻陵親審修葺之狀○

義禁府具儒生及教官之罪按律以啓命儒生年過二十者五人贖杖

六十其餘並不罪僧二人決杖八十教官等亦皆不罪○癸卯宴于

康寧殿○宗貞盛遣古老羅時等五人來獻土物○甲辰司憲府上疏

曰切聞古先哲王葛菴必詢邇言必察舍己從人此其所以德益崇業

益廣垂令名於無窮者也臣等謹將東宮詹事院設置不便事由屢讀
天聰未蒙俞允臣等但以庸迂職察言官心痛事急不能自己敢露卑
沈仰冒天威古人云利不倍不創新害不倍不廢舊今此一舉而貽弊
萬世以臣等管見未知其可謹條列而悉陳之古者教養儲副也必尊
師重道涵養德性以成元良之資以隆主宅之基未聞任之以事授之
以政者也是故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視膳問寢之法著在禮經
昭然爲萬世之準則而三代共之豈可舍是他求哉且厚其積者用不
竭浚其源者流必達學問益廣道徳益明則他日裁決萬幾不足慮
也何必歷試庶務哉其不可者一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
世子之身而臣子之道備焉子無專制之義臣無擅行之理 殿下既
聽大政而東宮又治庶務則非特事無體統而有違臣子之義其不可
者二也傳曰國無二主家無二尊我朝自祖宗以來出納命令悉委承
政院事有條貫政有統諸今若又置東宮詹事之官承稟命令區決庶務
一則受 殿下之命一則受東宮之旨各有號令則政出不專事無統
攝嫌於二主二尊而不可行也明矣其不可者三也詹事之設雖古而臣
等以爲中國之與我朝其勢有異古制之與後世其宜不同是以三代